

疑古惑經齋主人讀

國文經緯貫通大義

上冊

又名國文四十八法



共計入國專來聽講英文  
捌拾陸篇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4 1009B

國文經緯貫通大義目錄

曹荃購于園寺

共三十三



卷一 【局度整齊法】普通適用以意義分明不板滯為主

書無逸篇一 詩蕩篇二 左傳長勺之戰三

韓退之進學解三 王紫翔先生李傅相六十壽序五

【輓輻旋轉法】適用於意義繁雜由淺入深之文以善變化為主

詩文王篇七 詩既醉篇八 莊子繕性篇八

國策莊辛諷楚王一〇 曾子固寄歐陽舍人書一一

【格律謹嚴法】適用於論占及說理之文條陳事理亦用之以莊重為主

左傳取郟大鼎于宋一三 歐陽永叔五代史伶官傳序一四

歐陽永叔瀧岡阡表一四 范希文岳陽樓記一五(不敘卷)

【鷹隼盤空法】普通適用辯論文尤宜以善學到題法為主

孟子齊桓晉文之事章一六 孟子許行章節錄一九

蘇子瞻韓非論二〇 蘇子瞻論始皇漢宣李斯二一 惲

子居辨微論二二 惲子居續辨微論二四

【奇峯突起法】普通適用紀事尤宜以緊切本題有關人心世道為主

易繫辭傳下節錄 二七 詩小豳篇二七 左傳鄭厲公自櫟侵鄭二八 韓退之柳子厚墓誌銘二八

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三〇 韓退之圻者王承福傳三一 唐蔚芝論語微子篇大義三三

卷一 【兩扇開闔法】適用於義理之文以不板滯為主

孟子莊暴章三五 孟子牛山之木章三六 韓退之原毀三六



三三卷第三三期  
中考試以前  
能背

前所敘

【段落變化法】普通適用尤宜於談詭恬適之文

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三七 韓退之張中丞傳後敘三九 唐蔚芝英軺日記序四一

【一唱三歎法】適用於感喟情景之文以反覆抑揚為主

詩卷耳篇四三 詩鴟鴞篇四三 詩常棣篇四四 詩小苑篇四五 史記游俠列傳序四五 李遐叔弔古戰場

文四七 歐陽永叔送徐無黨南歸序四八 歐陽永叔送楊真序四九 唐蔚芝論語雍也篇大義五〇

【逐層駁難法】適用於辯駁事理義理之文於函體亦宜以和平簡辣為主

韓退之諱辯五一 柳子厚駁復讎議五二 蘇子瞻屈到嗜芟論五三 王弼州讀楚語論五四 蘇子瞻論項羽

范增五五 王弼州書蘇子范增論後五六

【空中樓閣法】普通適用最宜於恬適之文以天然為主

詩斯干篇五七 史記留侯世家節錄五八 陶淵明桃花源記五九 蘇子瞻後赤壁賦六〇 尤西堂反恨賦六一

顧金城愚公移山賦六二

卷三 【匣劍帷燈法】適用於敘事之文劍光燈影至結處一閃爍方為神妙有竟體不露者亦高

書金縢篇六五 詩燕燕篇六六 論語儀封人章六七 論語夫子為衛君章六七 左傳祭仲殺雍糾六八 左

傳連稱管至父弑齊襄公六八 【萬馬奔騰法】適用於議論之文以衆意紛紜縱橫馳驟為主貴在鍊氣切忌雜亂

書牧誓篇六九 韓退之送孟東野序七〇 蘇明允項籍論七一 蘇明允春秋論七二

【淒入心脾法】適用於哀感帶發並銘誌之文以發於眞性情爲主用白描亦可惟忌寒儉俚俗

書微子篇七四 詩柏舟篇七五 詩綠衣篇七五 詩谷風篇七五 詩黍離篇七六 詩鴇羽篇七七 詩蓼莪篇七七

篇七七 諸葛武侯出師表七八 韓退之祭十二郎文七九 歸熙甫先妣事略八一

【說經鑿鑿法】適用於釋經解字之文貴簡鍊精當宜明古經師家法忌凌雜無序

易繫辭傳節錄 八二 孟子小弁章八四 許叔重說文解字序八四 潘鳳洲倉頡作書始於甲子說八六 唐蔚

芝孟子大義序八七

【逸趣橫生法】適用於紀人敘事小品之文六文中偶爾插入亦可以天然爲主忌俚俗

左傳大棘之戰九〇 楚子伐蕭九一 史記滑稽列傳九一 唐蔚芝孟子滕文公篇大義九四

卷四 【短兵相接法】適用於刑名家法律家之文宜請屈忌氣促

公羊傳春王正月九七 穀梁傳春王正月九七 穀梁傳鄭伯克段于鄆九八 國策三國攻秦九八 國策趙威后問

齊使九九 史記商君列傳節錄 九九 韓退之獲麟解一〇一 韓退之雜說三一〇一 韓退之雜說四一〇二

【光怪離奇法】適用於敘事比喻之文理想務須奇特宜意在言外忌晦澀

莊子秋水篇節錄 一〇二 莊子徐无鬼篇節錄 一〇三 韓退之送窮文一〇三 柳子厚乞巧文一〇五 唐蔚

芝說龍一〇六

【倒捲珠簾法】適用於敘事說理之文宜綫索分明忌凌雜無序

左傳晏平仲論踊貴履賤一〇七 韓退之送高閑上人序一〇九 唐蔚芝大孝終身慕父母義一一〇

史記伯夷列傳一二三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節錄 一一四 屈原賈生列傳節錄 一一五

【響遏行雲法】各種文均適用尤宜於典制金石之文務求高遠求厚重忌浮滑

書秦誓篇一一八 詩縣篇一一九 詩皇矣篇二二〇 詩江漢篇二二一 詩那篇二二三 詩玄鳥篇二二三

左傳鄭子家與趙宣子書一二二 韓退之祭河南張員外文一二三 歐陽永叔豐樂亭記一二四

卷五 【摹繪炎涼法】世態人情經歷之極為可歎適用於敘事感慨之文忌板滯腐氣

禮記檀弓吳侵陳一二七 國策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一二七 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一二九 韓退之藍田

縣丞廳壁記一三五

【摹繪英鷲法】訓練智勇為國民必讀之文千萬注意適用於敘事紀人惟不可蹈流弊而壞心術

左傳費無極讒伍奢並欲執其二子一三五 左傳鱗設諸刺吳王僚一三六 左傳柏舉之戰節錄 一三七 史記越

王句踐世家節錄 一三七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節錄 一四一

【摹繪激昂法】任俠好義亦我國民要務適用於敘事紀人惟要必衷於大道勿為變徵迫促之音

國策豫讓報讎一四二 國策聶政刺韓傀一四三 漢書李陵蘇武列傳節錄 一四五 何子青項王垓下聞楚歌

賦 一四六

【摹繪旖旎法】適用於言情之文雖有取於纏綿宜正之以大雅勿多寫兒女子態

詩女曰雞鳴篇一四八 國語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一四八 楚辭九歌湘夫人篇一四九 楚辭九歌少司命篇一四九

何子青齊姜醉遣晉公子賦一四九 何子青梁夫人桴鼓助戰賦一五一

【刻畫物理法】適用於小品趣味之文宜超脫而渾成即小以喻大意在言外勿使呆鈍又近世科學大明刻畫體狀尤有合用之處

詩無羊篇一五二 宋玉大言賦一五三 宋玉小言賦一五三 韓退之畫記一五四 柳子厚序葦一五五 柳子厚蝸蝓傳一五六

子厚蝸蝓傳一五六

【鐘鼓鏗鏘法】普通適用淺者讀之可得誦讀之方深者讀之可通聲晉之蘊是為文學家之要訣

詩七月篇一五六 詩卷阿篇一五八 詩有駮篇一五九 左傳鄭伯伐許一五九 左傳晉侯使呂相絕秦一六〇

國語周襄王不許晉文公請隧一六一

卷六 【俯仰進退法】適用於敘說理之文宜雍容華貴不宜浮泛迂緩知此者可以觀其人之性情態度

曾子固書魏鄭公傳一六三 曾子固戰國策目錄序一六四 曾子固宜黃縣縣學記一六五

【皎潔無塵法】適用於辭賦遊記之屬宜有空山鼓琴月明天外之致身有俗骨者不能為此

詩兼葭篇一六七 詩白駒篇一六七 陶淵明歸去來辭一六八 蘇子瞻石鍾山記一六九 吳毅人春水綠波賦一七〇

賦一七〇

【心境兩閒法】普通適用記遊山水尤佳當有風翔千仞俯然世外之意惟性靜心清品潔者乃能為之

柳子厚始得西山宴遊記一七一 柳子厚鉗鉅潭記一七一 柳子厚瞻石鍾山記一七一 柳子厚小石城山記一七二 歐陽永叔醉翁亭記一七三 蘇子瞻赤壁賦一七四 唐蔚芝遊日光山記一七四

山記一七二

【畫龍點睛法】適用於言事小品之文當如點水蜻蜓栩栩欲活或有羣龍見首不可方物之象忌流入空泛

孟子逢蒙章一七五 孟子無或乎王之不智章一七六 國策宋玉對楚王問一七六 韓退之應科目時與人

書一七七

【風雲變態法】適用於紀人敘事之文紀兵事尤宜當掩藏取勢及其變化不測乃有神駭鬼眩之致與匪劍帷燈法參看

公羊傳齊陳乞弑其君舍一七七 史記項羽本紀節錄一七八 史記淮陰侯列傳節錄一七九 後漢書光武帝

紀節錄一八〇

【典綴華藻法】普通適用宜以義理為質幹鍊辭氣均宜古雅忌塗粉子雲所謂雕蟲篆刻壯夫不為至於浮耀濃墨更無取焉

詩大東篇一八二 詩生民篇一八三 詩公劉篇一八四 文選枚叔七發一八四 文選陸士衡演連珠節錄一八八

文心雕龍原道篇一八九 文心雕龍神思篇一九〇

卷七

【層波疊浪法】適用於序記之文章以淡遠為貴如李州所謂風定波息與水相忘別有獨到之致忌空論多而意義少

【典重喬皇法】兼取句古雅法適用於典制金石之文以煥爛莊嚴為主宜原本詩書擇古功深乃能為之

莊子天下篇一九三 史記太史公自序節錄一九七 唐蔚芝論語子張篇大義一九九 詩車攻篇三〇一 詩韓奕篇三〇二 詩閟宮篇三〇三 司馬相如封禪文三〇四 韓退之平淮西碑三〇六

韓退之南海神廟碑二〇八 蘇子瞻表忠觀碑二一〇 蘇子瞻潮州韓文公廟碑二一一

【追魂攝魄法】凡索諸幽渺之鄉者皆精神魂魄非儘宜於說鬼之文也當俟忽變幻不可思議忌穿鑿腐陋

左傳晉侯改葬共大子二二三 左傳秦晉伐邾三二三 左傳晉侯夢大厲二二四 左傳鄭人相驚以伯有二二四

史記樂書節錄 二二五 韓退之原鬼二二六 韓退之柳州羅池廟碑二二七



【洗洋詭說法】宜縱橫馳驟有黃河一瀉千里之勢會文正所謂跌宕頓挫捫之有縱奔放中必須灑鍊忌浮忌粗率○自此法以下已升堂而入於室爲極至之文矣

荀子賦篇二一八、荀子成相篇二一九、莊子逍遙遊篇節錄二二三、莊子齊物論篇節錄二二四、莊子秋

水篇節錄二二五、唐蔚芝釋氣二二六

【高瞻遠矚法】宜先養浩然之氣與天地清明之氣相接開拓萬古心胸推倒一時豪傑惟道德品行至高者乃能爲之忌廓落

孟子好辯章二三〇、孟子伊尹割烹章二三一、韓退之伯夷頌二三一

【翕純皦釋法】適用於論著之文知此法則鍊氣鍊局變化無方要在純任自然行乎其所以行止乎其所以止若有意爲之則弊矣

賈生過秦論二二二、韓退之原道二三四、柳子厚封建論二三七

卷八 【敘事精鍊法】適用於紀人紀事之文事繁語約綫索一貫如百川歸海斷非易到

左傳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二四一、穀梁傳晉殺其大夫里克二四一、左傳晉文公回國二四二、左傳趙盾弑其

君二四四、公羊傳晉趙盾弑其君二四五、左傳楚靈王乾谿之難二四六

【硬語聲牙法】普通適用出於性之所近非可強致若僞飾之則不成文理矣

屈子天問節錄二四九、樊紹述蜀縣州越王樓序二五〇、樊紹述絳守居園池記二五一、韓退之貞曜先生墓誌銘二五三

【選韻精純法】適用於詩賦銘頌之類爲學音聲者最要之訣前人未有發明之者

詩天保篇二五四、詩大明篇二五五、詩長發篇二五五、詩殷武篇二五六、楚詞九歌東皇太乙二五七

楚詞九歌湘君二五七、韓退之南陽樊紹述墓誌銘二五八、韓退之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二五八、歐陽

永叔秋聲賦二六〇

【議論錯綜法】普通適用學至此如造父爲御六轡在手一塵不驚非才氣縱橫者不能望其項背矣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二六一

史記六國表序二六二

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二六三 曾滌笙孫芝房侍

講芻論序二六五

曾滌笙歐陽生文集序二六六

【鍊氣歸神法】普通適用學至此如百鍊精金光彩內斂蓋大而化之矣以寒儉學之者大觀

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序二六八

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二六九

韓退之送董邵南序二六九

韓退之祭柳

子厚文二七〇

韓退之祭田橫墓文二七〇

唐蔚芝論語鄉黨篇大義二七一

【神光離合法】普通適用學至此離奇天矯如羣龍見首變化無方蓋不可知之謂神矣以凌雜學之者大誤

左傳晉楚鄢陵之戰二七二

公羊傳盜竊寶玉大弓二七五

史記范雎列傳節錄二七六

跋二八一

# 國文經緯貫通大義

## 自敘

往者余詢桐城吳摯甫先生。公交游遍天下。今世作者共有幾人。先生慨然有間曰。凡握管爲文者夥矣。以云內家。吾未之見也。余訝其言之過高。且意所謂內家者。審命意爾。辨性質爾。析理與氣爾。厥後課徒二十年。稍有閱歷。忽豁然。有悟。知吳先生之言。啓我。乃編讀文數十法。名曰國文經緯貫通大義。用以開示諸生。指搗奧義。云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圓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此政治學之大原也。而文學亦滋於此。蓋規矩者形也。通於形之變化。離奇則進於神矣。音律者聲也。通於聲之抑揚。徐疾則斂於氣矣。文字者經天而緯地者也。吾日求古文之綫索。則知古書之經緯。與其命意。於是。我之精神。與古人之精神。訢合而無間。乃借古人之精神。發揮我之精神。舉並世之孝子忠臣。義夫烈婦。一切可驚可駭。可喜可悲之事。宇宙間形形色怪。怪奇奇。壹見之於文章。於是。我之精神。更有以散動後人之精神。不相謀而適相感。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而況於親炙之者乎。質諸鬼神。而無疑。俟諸後聖。而不惑。吾道一以貫之。無非求之經緯而已。文之所重於人間。豈非以其然哉。且夫人之居處。適其宜。而築室始有結構之法。迺左迺右。迺疆迺理。執事之法。度也。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匠氏之秩序也。入其門堂。奧顯於前。餘屋廡於外。其不知法度可知也。登其堂。非三楹。非五軒。茅茨以爲牆。几筵以爲戶。其不知秩序可知也。惟一區一徑。一庭一壺。一草一木。皆得其所。而後謂之胸有邱壑。若是者。何也。經緯而已矣。如是而推之於文。則讀易可以悟書也。如是而讀書可以悟詩也。如是而讀詩禮可以悟春秋也。孔子五十學。

易作十翼。傳法無一同者。經緯之變化也。論語二十篇。都凡數百章。篇法章法無一同者。經緯之變化也。左傳史記之文。經緯千端。牢籠萬有。而每篇體製面貌亦無一同者。變化多也。韓柳歐蘇諸子。則具體而微下焉者。當以經緯之多寡辨其所造之等次。晉以下之史書。宋以後之文集。幾於千篇一律。覽其前而即知其末者。變化少也。近世以來。桐城陽湖號爲宗派者。頗能學古人之經緯。稍稍運用於其間。而其氣體或茶弱而不能振。天資耶。人事耶。抑時代爲之耶。學者欲窮理以究萬事。必讀文以求萬法。又必先潛研乎規矩之中。然後能超出乎規矩之外。而又扶之以浩然之氣。正大之音。格物致知。所以充其用也。閱世考情。所以廣其識也。至於化而裁之。從心所欲。不踰矩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由是而成。經成史。成子成集。成訓。詰家成性。理家成政。治家成大文。學家豈非通乎經緯之道而然哉。然而更有其本焉。天下惟謹守規矩之人。乃能爲謹守規矩之文。惟胸羅經緯之人。乃能爲胸羅經緯之文。鑿古作者。吐辭爲經。行爲世法。表裏交正。子思子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禮記月令篇曰。無變天之道。無絕地之理。無亂人之紀。天道地理人紀者。造化之文章。天下之大本。變之絕之亂之。而國以傾。嗚呼。宣教明化。觀乎人文。陰消陽息。螻屈龍伸。雲雷屯難之會。天造草昧。君子以經綸盛德。大業至矣哉。乙丑夏五。唐文治自序。

例言

一。孔子有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學道如此。學文亦然。所以少樂趣者。由於不知門徑耳。苟得門徑。自然駸駸日上矣。是編所錄。專在開示門徑。惟須程度較高者讀之。方能獲益。至讀文之法。柳子厚所謂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曾文正所謂字字若履危石而下。而其氣則翔翥於虛無之表。二說盡之矣。任意亂讀。

徒費時光。甚或襲庸俗之調。卑陋不能自拔。惜哉。

一、學者讀文。務以精熟。背誦不差一字爲主。其要法。每讀一文。先以三十遍爲度。前十遍。求其綫索。所在劃分段落。最爲重要。次十遍。求其命意之所在。有虛意。有實意。有旁意。有正意。有言中之意。有言外之意。再十遍。考其聲音。以求其神氣。細玩其長短。疾徐。抑揚。頓挫之致。三十遍後。自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雖讀百遍。而不厭矣。能得斯境。方能作文。然實各有其性之所近。至易而無難也。

一、圈點之學。始於謝疊山。盛於歸震川。鍾伯敬。孫月峯。而大昌於方望溪。曾文正。圈點者。精神之所寄。學者閱之。如親聆教者之告語也。惟昔人圈點所注意者。多在說理鍊氣。敘事三端。方曾兩家。乃漸重章法句法。近時講家。多循文教授。或炫博矜奇。難獲實益。是編精意。專在線索。而線索專在於圈點。如局度。整齊法。則專圈整齊處。鷹隼盤空法。專圈騰空處。段落變化法。專圈變化處。學者得此指點。並詳玩評語。舉一反三。畢業後。可得無數法門矣。

一、余嘗教學生讀文。必須辨陰陽剛柔性質之異。惟辨性質。尙易而得用法。較難。是編於每法下。注明適用於某種之文。學者用心潛玩。觸類旁通。自有因時制宜之妙。嘗謂文人作十數題。尙能俱有精采。各極其勝。此神手也。次焉者。十得八九。或十得六七。至程度卑淺者。十題中。不過能作一二題。其餘不足觀矣。今得是編。讀之。盡得應用之法。豈復有難題乎。

一、讀是編者。要在按照編目。循序漸進。由淺入深。而尤要者。在推廣諸法。譬如讀詩經。即可悟詩經各篇之文法。讀左傳史記。即可悟左傳史記各篇之文法。讀韓歐文。即可悟韓歐集中各篇之文法。則是編所選。雖不多。而推類以及其餘。則盡通諸書無難矣。善弈棋者。悟得路路皆通。方成國手。善讀文者。悟得篇篇有法。方能手進而益上。則行。

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神於法。而不拘於法。則成文中之聖手矣。

一。原編尙有精探理奧法。選目爲周子太極圖說。張子西銘。朱子仁說。觀心說等篇。又有條陳事理法。選目爲孫文定三習一弊疏。林文忠燒鴉片煙疏。李文忠請減蘇淞太浮糧疏。曾惠敏收回伊犁辦事艱難情形疏等。編後因篇幅過多。且學者必須讀余所編性理學大義。政治學大義。方爲得窺全豹。故將是二目刪去。然若謂法盡於此。則大謬矣。又余前編讀文法十品。係爲程度較淺者而設。是編則程度甚深。宜俟十品讀畢。再從事於斯。選文偶有一二重複者。講法亦截然不同也。

# 國文經緯貫通大義卷一

太倉唐文治蔚芝講授

【局度整齊法】普通適用以意義  
分明不板滯爲主

書無逸篇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大○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晷○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譴○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

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譎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辜。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尙書文中之整齊者。如堯典篇咨十有二牧以下是也。此篇則一變其面貌。以周公曰嗚呼五字作綫索。敘事錯落。而其意愈轉愈深。亦愈轉愈緊。前言無逸則天命歸。逸則天命不永。後言無逸則人心順。逸則人心怨詛。深嗟永嘆。反復丁寧。學者宜日三復也。余嘗謂讀書讀詩。務宜留心周公之著作。如此篇可師可法。尤宜注意。○君子所其無逸一段。是翁如法。殷王中宗以下數段。是純如皦如法。末段是釋如法。嗣王其監于茲一段。爲總結結束。醒出命意法。○自時厥後立王一段。爲小結束。厥亦惟我周一。爲提筆法。無皇曰今日耽樂數語。爲抑揚響亮法。○篇中五不敢字。亦係綫索。所謂敬畏天命也。王伯厚先生曰。無逸多言不敢。孝經亦多言不敢。堯舜之兢業。曾子之戰兢。皆所以存此心也。

詩蕩篇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讎。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掎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興是力。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慝。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炁炁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湏爾以酒。不義從式。旣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蝸如蟻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尙乎由行內鑿于中國覃及鬼方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詩經中有以一語作全篇綫索者如皇矣篇之帝謂文王是也此篇以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作全篇綫索其意愈轉愈深亦愈轉愈緊音調鏗鏘亦千古無匹○命意固在末章結二句而實在一命字玩首章其命多辟其命匪謹及第七章大命以傾可見

左傳長勺之戰莊公十年

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凡文局度之整齊者妙在天然縮合若以斧鑿爲之則呆滯不靈矣此文以公曰對曰三段爲第一整齊法以公將鼓之劌曰未可公將馳之劌曰未可爲第二整齊法以故克之故逐之爲第三整齊法皆天然縮合非出人爲然非得肉食者謀之一段點綴在前則此文便索然無味此等處學者宜善自領會

韓退之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凶邪、登崇峻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細木爲桷、構榑侏儒、椳闐居椳、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較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與、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

匠氏之不以杙爲榱、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

何謂進學解、言進學而解嘲也、與獲麟解不同、先解明題旨、方知文之妙蘊、或問此篇宜入沈洋談詭法、茲編入局度整齊法何也、曰、東方朔答客難所以不及子雲解嘲者、以解嘲文局度較爲整齊也、子雲解嘲又不如進學者、以進學解局度更爲整齊也、昌黎此文、實從客難解嘲脫胎而來、而能一變其面貌者、惟其整齊也、前半以先生之業可謂勤矣、四段作整齊法、後幅以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四句作呼應、後半以匠氏醫師宰相三段作整齊法、後路以宰臣不見斥結處、以匠氏醫師作呼應、人但覺其參差錯落、而不覺其整齊、要知惟其整齊、所以更覺詭詭、如孟子矢人豈不仁於函人章、上言矢人函人、後又言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逸趣橫生、昌黎卽隱用此法、○記事者必提其要二句、爲讀書要法、沈浸醲郁二句、爲用功要法、此蓋昌黎精言其心得處、○玩上規姚姒一段、可見昌黎平日所學在易書詩春秋左氏傳莊子離騷史記子雲相如共九家、此蓋昌黎精言其師法處、吾輩欲學昌黎、求之於是數書足矣、○選韻極精、且在有意無意之間、此法余別有論、

王紫翔先生李傅相六十壽序

聖天子改元之八年、玄默敦牂之歲、宮太傅伯相合肥李公年六十矣、海內縉紳士庶、人人頌公功、僉謂公歷仕四朝、位極將相、以爲明良之盛、際遇之隆、亙古莫並、不可無一言以獻、而某忝公一日之知、竊有感於公之所以獨處其難者、衆曰、屬同治初元、東南糜爛於寇、公以詞臣投筆從戎、率偏師數千、浮江東下、羣寇鴟張豕突、致死於我、公慶戰無前、搗其巢穴、羣酋面縛、大慙授首、此不亦難矣乎、某曰、未也、衆曰、流寇蹂躪齊魯、宋衛蕩搖、我畿輔蠶午之衆、蔓延十數載、時則名王喪師、元戎左次、天子倚公長城、命爲元帥、公電掣風馳、師不躡時、三方底定、此不亦難矣乎、某曰、未也、

衆又曰。瑪加利之事。西人狡焉思逞。公單舸浮海。駐旌之罟。懼之以威。懷之以德。使者計窮。束手受約。子儀免胄。回紇自退。仲淹居邊。西夏寢謀。此不亦尤難矣乎。某曰。猶未也。衆又曰。伊犁疆場之事。行人失辭。皇太后疇咨羣臣。僉謂和終無成。戰則必勝。公以元老壯猷。獨持慎重之說。蓋我與俄人。非宋金不共戴天之憾。而天方授我。知呼韓終有臣漢之年。敵亦悔禍之延。言尋舊盟。卒如公指。此不亦尤難矣乎。某曰。猶未也。天下知公之難。而不知公之所以難。國家養士二百年。名臣魁儒輩出。百姓安樂富庶。窮泰極侈。而天下生民之禍亟矣。仰賴列聖七葉重光。重以先皇帝聰明首出。神武不殺。嵩嶽效靈。人物獻瑞。天生宏濟艱難之臣。以翊輔中興之運。自咸豐同治以來。將相重臣。可以圖雲臺繪凌煙者。不可一二數。而海內喁喁仰望。若日星河漢。必首曾文正公與公。公受知文正公。遂荷穆廟簡畀之重。殄掃羣寇。而黔首謐如。蓋文正實創業於艱難辛苦中。而俟公以成之。此文正獨爲其難。而公猶爲其易也。洎繼文正躋首輔。比年中外事益煩劇。天下延頸舉踵而望公。不恤以一身任勞怨。此文正猶爲其易。而公獨爲其難也。然某竊窺公之所以獨任其難者。則尤非天下淺嘗公者之所及。知某侍公二載。見公未明而起。讀書如諸生。夫書莫粹於六經。而春秋經尼山筆削。實爲萬世治世之書。春秋之義。善善惡惡。興滅繼絕。內諸夏外夷狄。貴王賤霸而已。軍興以來。天下多故。網羅海內人材。兼收並蓄。或乃賢不肖雜糅其間。公必有以春秋善善惡惡之義治之。昔年日本襲我琉球。夷其宗社。以輔車之共轂。而閔牆以尋仇。公必有以春秋興滅繼絕之義治之。西人恃其機械。有蔑視中國之心。然攘夷狄先修政事。公必有以春秋內諸夏外夷狄之義治之。漢唐宋明之盛。皆雜霸之遺。獨我朝重道崇儒。比隆唐虞三代。然天下士大夫功利之見。浸淫於心。牢不可破。公必有以春秋貴王賤霸之義治之。夫處其難而忽其難。自古持祿保位者。所以泄泄沓沓也。知其難而畏其難。而益思讀書以圖其難。公之所以爲公也。伊訓之告太甲曰。其難其慎。孔子之

對定公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公其知之矣衆皆曰善退而敘次其說而郵獻於公以爲爾日舉觴之侑云

此文爲四整四奇法余於國文大義中已詳論之前半衆曰四段已隱括李公生平事實此爲敘事最要之法中段乃化實爲虛法後半春秋四段乃將來希望於李公者而以衆皆曰善結之則堆垛皆化爲煙雲矣是布局法之最易學步者

【轆轤旋轉法】適用於意義繁雜由淺入深之文以善變化爲主

### 詩文王篇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賡豐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黻王之薰臣無念爾祖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詩之作當在其時蓋周公所作也首章言天命之維新作總冒第二第三章述文王之所以與第四第五章言商孫子之誠服第六第七章申做成王中以天命作綫索而以轆轤旋轉法出之用意愈轉愈緊於此可悟潛氣內轉之法實自周公創之也○首章言於昭于天在帝左右者非徒以神道設教蓋

言配天配帝之義、下文言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則言殷亦配天、宜鑒于殷、用以申儆成王也、

詩既醉篇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此篇與下武篇略異、蓋下武篇用旋轉法、兼用提筆法、此篇則純用旋轉法也、亦與文王篇略異、蓋文王篇以天命作主、愈轉愈深、結出命意、此篇則以頌禱作主、以君子萬年、壽天被爾祿、富室家之壺、康寧昭明有融、攸好德景命有僕、命考終五福平列、無淺深之可分也、於此可悟法同意異之妙、

莊子繕性篇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无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无不容、仁也、道无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

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己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溥淳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无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无以興乎世、世无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无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己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无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无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此篇前後兩小段相應、中間一氣滾下、包無數小段、其每小段住處皆官止神行、似住非住、起處皆用提筆、司馬子長及韓昌黎文妙處皆出於此。○首段言講學而不善治性者、二段言繕性宜知與恬交相養、迨枝葉多則天下亂、由於己之蒙冒、故物失其性、三段徵實二段之意、古之人混芒澹漠、是最善治性者、迨燧人伏羲後、民智日開、民性

日失、心性識知、民益惑亂、然在上者導民以文博、而士君子在下者、宜求所以繕性之方、於是以世喪道、道喪世、潛氣內轉、至隱士、隱故不自隱、句收束特奇、此爲似頓非頓之法、四段時命大謬、句接得尤奇、要知世人之迷亂、其性皆由不安時命、反一無迹、深根寧極而待、與上至一遙應、繕性至此、乃能存身、易傳龍蛇之蟄、以存身也、五段不以辯飾知三句、是繕性功夫、反其性三字、與上反其性情相應、是繕性宗旨、反其性者、反其混芒澹漠、無有之天也、正己與上彼正而蒙己德相應、夫人正己物正而後樂全、樂全之謂得志、句神氣直射至末、倒置之民、句六段軒冕之樂、與上正己之樂相反、樂而荒則性益迷、故古之繕性者、先在不以儻來之物動其心、末段以己性二字雙結、與首段句法呼應、然而倒置之民、尤不如蔽蒙之民、蔽蒙者、以講學而失其性、倒置者、以軒冕而失其性也、○以上皆就此文之迹象言、而神氣之妙、學者須處處善自領會、姑舉一二處言之、如文滅質、博溺心、世喪道、道喪世等句、唯神氣奇、故句法益奇、又如三段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六段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皆虛頓法、而其德隱矣、下疾速以隱故不自隱一折、去則不樂、下疾速以雖樂未嘗不荒也一挽、一折一挽中、包無限餘意、此皆文之神髓、凡學古者務於此等處學步、

國策莊辛諷楚王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董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佚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爲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爲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留拵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爲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



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囓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遊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遊於江海、淹乎大沼、俯噉鱗鯉、仰嚙蔭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矰盧、治其矰繳、將加己乎百仞之上、被矰磬引繳、折清風而抃矣。故晝遊乎江湖、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隄塞之內、而投己乎隄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圭而授之爲陽陵君、與淮北之地。

此文因家弦戶誦、讀者疑爲程度較低、不甚措意、不知此文每段均有綫索呼應、且段末句法無不變化、是分段中之最應學步者、末兩段結語、筆鋒尤生辣可畏。○起處見兔顧犬、亡羊補牢、點綴最有趣味、若將此段刪去、卽從蜻蛉說起、便索然無味。

曾子固寄歐陽舍人書

鞏頓首載拜舍人先生、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撰先大夫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慚并、夫銘誌之著於世、義近於史、而

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媿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爲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爲，又以其子孫之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於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爲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蓄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衆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猶之用人，非蓄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蓄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豈非然哉？然蓄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以可感，則往往蠱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鞏也哉？其追瞻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繇，則知先生推一賜於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之，若鞏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蹙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爲，而惡誰不媿，以懼爲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爲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既拜賜之

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諭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媿甚不宣、

本法又兼兩法、一曰逐層脫卸法、如莊辛諷楚王篇、每段脫去上一層、直接下一層是也、一曰剝繭抽蕉法、意義紬釋之而不窮是也、孟子曰、不成章不達、子固先生文、其妙全在曲折而達、逶迤周至、既逐層脫卸、復兼剝繭抽蕉之趣、其態度之從容鎮靜、自朱子而外、殆無有能及之者、○末段萬壑千巖、神迴氣合、全篇意義作一總結束、所謂釋如以成也、凡文之結束處、俱應如此、

【格律謹嚴法】

適用於論古及說理之文條  
陳事理亦用之以莊重爲主

左傳取郟大鼎于宋桓公二年

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紃紃纒、昭其度也、藻率鞞鞞、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實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郟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達不忘諫之以德、

左氏文長篇多出以雄奇、小品多出以談詭、至周規折矩者頗不多見、此篇以德違二字作主、上半篇言德、下半篇言違、中間以今滅德立違五字作轉關、未又以君達不忘諫之以德作封鎖、文法周密之至、○凡文之格律謹嚴者、

一反一正、一曲一折、最易板滯、要須出於自然、如本書所選皆自然之法也、

歐陽永叔五代史伶官傳序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此文以盛衰二字作主、首段總冒、中間一段盛、一段衰、末段以方其盛也及其衰也作封鎖、所以不覺板滯者、由歐公丰神妙絕千古、一唱三嘆、皆出於天籟、臨時隨意點綴、故能化板爲活耳、

歐陽永叔瀧岡阡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脩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脩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

有待於汝也。自我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一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吾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旣而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一汝父爲吏，常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耳。」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於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溥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俯泣而志之，不敢忘。

此文首段總冒以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一句，引起能養有後二意，中間一段能養一段有後，後以養不必豐四句作封鎖，天性肫摯，字字血淚，更不可以法繩之，而法度自然精密，至哉文乎！○首段非敢緩也，蓋有待也八字，丰神最宜細玩，當與出師表親賢臣遠小人一段同讀，倘改去也字，卽失神氣矣。

### 范希文岳陽樓記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俱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日

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沈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余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凡端人正士之文、必周規而折矩、所謂誠也、此文與前數篇同一格局、首段以覽物之情、得無異乎、開出憂樂二意、中間一段憂一段樂、末段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作封鎖、浩然正大之氣、隱躍行間、而才鋒絕不外露、格局自然謹嚴、望而知爲端人正士之文、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矣。○先天下之憂二句、實際用孟子樂以天下憂以天下之意、而造語則更深一層、此可悟襲古變化之法、

【鷹隼盤空法】普通適用辯論文尤宜以善學到題法爲主

### 孟子齊桓晉文之事章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龔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

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殼，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一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能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爲也，非不能也。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爲，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能，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一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

以爲執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頽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凡文之當擒題而不遽擒者，必先盤旋作勢，左右縈繞，所謂鷹隼盤空法是也。孟子最善用此法，如此篇是心足以王矣，下本可直接是乃仁術也，節乃偏以百姓皆以王爲愛也，推開作盤空法，此心之合於王者何也？下本可直接老吾老節，乃偏以有復於王者兩節作盤空法，王請度之下，本可直接制民之產，乃偏以抑王與甲兵節一跌作盤空法，內又以肥甘不足於口，鄒人與楚人戰作小盤空法，今王發政施仁節作大盤空法，然後結出恆產便格外有力矣，善用心者，覓此等線索，自能領悟。○一經一緯，卽一縱一橫也。孟子熟於縱橫學，故其文特妙。此章以王字作主，第一段泛言不忍之心，第二段言省察擴充不忍之心，第三段言行不忍人之政之效驗，第四段言行不忍人之



政之實際、皆係直下、所謂經也、其他譬喻盤空、皆係橫放、所謂緯也、古人有言經天緯地謂之文、如孟子者始足以當之、而其所以異於策士者、在道理之純正耳、故學文之本、尤在學道、

孟子許行章節錄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此文比前篇更緊、許子必種粟節不倫不類、是盤空法之最奇者、國策中亦多此法、此游說學也、下節豈爲厲農夫哉、下本可直接治天下不可耕且爲、乃又以許子何不爲陶冶舍推開、作盤空法、陳相一答、極爲呆鈍、然則治天下句、便直接摘題、有千鈞之力、下文便如千弩齊發矣、故文之善者、莫過於蓄勢、能善蓄勢自無迂緩空泛之弊、○以

上兩章均係設喻盤空法，此外尚有魚我所欲章，以生亦我所欲數節，盤出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以一簞食數節，盤出此之謂失其本心，則純以清空之義理，曲折盤旋，宜參考之。

蘇子瞻韓非論

聖人之所爲惡乎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一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浮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一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敢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老莊之後，其禍爲申韓。一由三代之衰，至於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

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爲之所也、

此文祇是言刑名原於道德、首段言聖人之所爲惡乎異端、用盤空法、落到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爲擒題法、第二段申言精義、以仁義之道禮法刑政之原作盤空法、落到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爲擒題法、第三段暢言餘意、以今夫不忍殺人作盤空法、落到老莊之後其禍爲申韓、爲擒題法、用意一層深一層、筆陣縱橫、而秩序絲毫不亂、子瞻自道其文謂如萬斛泉隨地湧出、此乃英雄欺人之論、實則其文自有法度也、

蘇子瞻論始皇漢宣李斯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案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游會稽、並海走瑯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奸備亂、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震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爲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尙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彊、後唐張承業、二人號良善、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徼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滿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薰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卽就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

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敝、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孰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法令之素行、而臣子之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驚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賈國之奸、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鞅立信於徒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至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寘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无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此文祇是論始皇之不智、首段敘事、卽揭出命意、第二段以然天之亡人國、一折作盤空法、以漢宣陪始皇之不智、第三段以或曰推開作盤空法、以商鞅作主、推論秦之不智、又以忠恕平易作盤空法、以漢武陪始皇之不智、縱橫掉闔、變化無方、學者熟讀此文、於操縱離合之法、可以思過半矣、

惲子居辨微論

有天下之實人之所樂居也、篡天下之名人之所不樂居也、可以居有天下之實矣、不居篡天下之名、也可以居其

實而幾。幾乎不能居。則進不足以取萬乘。而退且至於覆全宗。於是乎名有所不顧。而篡隨之。建安十五年十二月。曹操下令曰。孤始舉孝廉。欲好作政教。以立名譽。徵爲典軍校尉。意更爲國家討賊立功。使題墓道曰。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明年正月。卽以子丕副丞相。去下令止數十日耳。十七年而加殊禮。十八年而受九錫。是故操之爲篡。決於下令之時。夫篡已決矣。而其令如是。豈讐言與非也。凡人之志皆自小。而之大積漸成之。方曹操入仕之初。漢祚雖衰。羣雄未起。度其心亦不過望中外二千石而已。及遇亂離。則忠主救民。策勳拜爵之心。人人所同。奸人之雄亦人也。何必不同乎人情。以是觀之。曹操之令。皆由中之言也。如是則破黃巾。討董卓。豈常有篡之說在其計中哉。迨至邀袁術。逼陶謙。而事一變。朝雒陽。遷許下。而事又一變。東縛呂布。北并袁紹。南下劉表。而天下大半歸曹氏矣。然謂操之篡。決於此時。則大不可何也。操之強固天下。莫當者也。提數十萬之衆。乘數百戰之威。使一旦孫劉順命。吳楚內降。孔明公瑾諸人。不敢一舉手抗拒。軍威遐暢。訖於嶺海。固可下視秦項。追跡高光。卽不然。而赤壁之役。絕江破敵。窮追而豫州走死。疾下而討虜面縛。於是收江表之豪傑。規山南之形勢。巴蜀效圖而納土。關隴送質而入朝。操卽北面。遂巡再三退讓。天下誰居操之右者。何必害苟彘。殺崔掾。弑皇后皇子。至梟獍狗彘之不若哉。不幸水師被燬。陸路解散。鼎足之形已成。席卷之勢已壞。又況兵敗之後。內權動搖。肘腋之間。悉成機械。於是而曹操所處。非前日之勢矣。其令曰。誠恐離兵爲人所禍。旣爲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受實禍。亦由中之言也。蓋未敗之前。曹操有天下之志。而不必有篡天下之心。旣敗之後。曹操有失天下之疑。而不得不爲篡天下之舉。善取不得。則惡求。緩圖不得。則急攫。慕義不若貪利之急。求福不如避禍之周。故篡之事起於喪師。而篡之局成於下令。斷斷然也。夫王莽無功。故東郡平而卽真。其勢定也。桓温有功。故枋頭敗而廢立。其勢不定也。勢不定者。必求所以定之。曹操才大。故

既敗之後、尙伐吳以作其氣、桓温力薄、故既敗之後、卽徙鎮以蓄其威、皆所以求其定也、求定而後篡成、篡成而後身固、然自是而畢生之行、盡爲逆資、蓋世之功、悉成盜道矣、若是者、勢也、而其中有至微之機焉、伊尹歸政數十年、周公歸政亦數十年、無纖微之嫌可疑、無毫髮之患可避、人人之所知也、曹操輔政、自比伊尹、削平僭亂、自比周公、赤壁之事、勝則以禮制諸侯、敗則必以威劫共主、而終於不勝而敗者何哉、天下爲仁義之言、而心懷彼此、其言未嘗不仁義也、爲忠孝之事、而心懷彼此、其事未嘗不忠孝也、然天道人事、必不能使終身爲仁義忠孝之人、故必有以激動之、使自覆之、而自露之、如劉裕秦未定而旋師、李存勖梁未滅而改號、皆是故也、是以君子慎於內、則防私慎於外、則戒僞動四海、振千古之事、其上至於媿聖賢、其下極於儕盜賊、皆於心之至微形之作辨微論、

易傳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此文祇是論曹操之篡、非一朝一夕之故、乃抉其心術之隱、命題曰辨微論、用無數盤空法、落到若是者勢也、而其中有至微之機焉、又用伊尹周公兩層作盤空法、折到皆於心之至微形之、曲折愈多、則盤旋之勢愈遠、然其文勢雖極騰空、而其命意極爲緊醒、若不善學之、則成一片荒場矣、○凡文到題處、最宜注意、卽如史記伯夷列傳、用無數盤空法、落到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平淮西碑用兩段盤空法、落到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此文一起有天下之實篡天下之名、盤空法也、惟空論不宜多糾纏、學者不可不知、○文氣雄駿、可與過秦論並讀、而先正多不道之者、殆以其多用排比偶語、且措詞有欠穩處耳、然其鍊氣之法、專在空際盤旋、如天下雷行、擒題處有霹靂應手神珠馳之妙、豈可以小疵而忽之、

惲子居續辨微論

周恭帝元年正月辛丑朔、遣檢校大尉領歸德軍節度使趙匡胤率師禦北漢、癸卯、次陳橋驛、將士謀立匡胤爲天子、

李處耘以事白匡胤弟匡義及趙普部分將士環立待旦遣郭延贇入京報石守信王審琦甲辰黎明將士逼匡胤寢所匡胤被酒臥徐起將士擁還汴乙巳即皇帝位。惲子居曰宋之受命太祖蓋授謀于太宗非一日矣。不然以太祖之英武豈有軍中大指揮四出而主將獨被酒臥至亂兵入寢尙徐起之事耶。是故太祖之有天下太宗之力也。而秦王廷美無勳焉。此趙普所親與也。宋太祖建隆二年夏六月宋太后杜氏殂召趙普入受遺命謂太祖曰周有長君汝安得至此。汝百歲傳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普卽榻前爲誓書於尾署曰臣普記惲子居曰此飾說也。夫太祖之傳位太宗以太宗與聞乎禪代也。與聞禪代不可以示後世則飾爲遞傳之說。遞傳之說不可以示後世則飾爲長君之說。不然授受大事太后何至真冷時始及之耶。蓋此議之定也亦非一日矣。是故廷美以無勳之人亦得列于誓書此亦趙普所親與也。一開寶九年十月帝崩晉王光義卽位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五月平太原劉繼元降六月圍幽州與契丹戰敗績軍中常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八月師還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爲言帝怒曰汝自爲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自刎六年春皇子德芳卒九月柴禹錫趙鎔楊守一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以趙普爲司徒兼侍中察之帝以傳國訪普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可再誤廷美遂得罪七年三月罷秦王廷美開封尹爲西京留守勒就第五月貶爲涪陵縣公安置房州雍熙元年涪陵公廷美以憂卒惲子居曰人之生未有不愛其兄及其弟者也下愚且然況于上智乎太宗以絕人之資好學深思明于治亂斷無有處心積慮上負其兄下殺其弟者也。而至此者何也蓋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曰是非非明而褒者知榮貶者知辱矣曰功曰罪功罪明而賞者不驕罰者不怨矣曰利害利害明而趨者得生避者免死矣庸人計利害而不計功罪聖人以功罪制之豪傑計功罪而不計是非聖人以是非權之拘儒計是非而不計利害聖人以利害濟之愚民無所知也聖人就其所知之是非功罪利害以

導安之。此天下之大防也。至聖人之治一家。則曰親疏而已。夫親疏者。不可以是非較。雖大舜曾參之爲子。不能自言其理也。不可以功罪衡。雖周公召公之爲臣。不能自名其勞也。不可以利害惑。雖累錐刀。至富有四海。積鄉秩。至貴爲天子。皆不足敵吾天屬之愛也。此人之所同然也。而其壞也。庸愚間家庭。以利害拘儒。薄骨肉。以是非而爲豪傑者。皆陷于計功罪。是故如太宗者。其心以爲吾有天下之功。吾受天下于吾兄。吾固無愧于天下者也。吾兄有一天下之功。吾受天下于吾兄。而傳之以至于吾兄之子。吾尤無愧于吾兄者也。觀其怒德昭之言。其始念必傳之德昭。瞭然矣。不意德昭自殺。德芳旋即天亡。于是以爲彼廷美者。無尺寸之功。何德干之。且恐干之而不致之太祖之子孫也。于是功罪之念勝。而利害益明。是非益晦。趙普之邪說。遂得而入之矣。夫兄弟之友愛。未有如太祖太宗廷美者也。重之以太后之命。宗臣之書。其要結不可謂不至也。而計功一念。遂潰裂之。如唐太宗之于建成本元吉。明代宗之于英宗。其始亦必無相排之意也。太宗讓太子而計化家爲國之功。故有玄武門之戕。代宗迎上皇而計易危爲安之功。故有南內之鋼。彼數君者。何常無孝子悌弟之說。在性分中哉。勢奪其外。理敗其中也。夫宋太宗者。精敏亞于唐太宗。宏豁勝于明代宗。未嘗不欲歸國于太祖之子孫。以成家世之美談。朝廷之盛事也。是故太祖即位。即以太宗爲都虞侯。趙普爲樞密直學士。賞開國之功也。太宗即位。即以廷美爲開封尹。德昭爲武功郡王。明傳國之次也。其事若成。豈非超漢軼唐千載未有之統緒哉。而惜乎其不遂也。惟唐明皇有功。宋王成器能讓。兄弟乃終身無間言。蓋人之功不可忘。己之功不可不忘。此又不可不知也夫。

此文一變前篇格局。用兩小段一大段法。以是非功罪利害親疏互相穿插。作大盤空法。後又以唐太宗明代宗陪襯。作盤空法。結處又以唐明皇有功。宋王成器能讓。作小盤空法。自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起。文氣純在空際。天矯震



盪而計功之念，則心術之微也，並不點題，尤見高老。

【奇峯突起法】

普通適用紀事尤宜以緊切  
本題有關人心世道爲主

易繫辭傳下節錄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韓子云：易奇而法，此文自八卦成列起至吉凶者貞勝者也，皆言易之原理，而下文忽以天地之道一節奇峯突起，實則言乾坤坎離歸於既濟定爾，此所謂奇而法也。聖人之情見乎辭句，官止神行，下文忽以天地之大德一節奇峯突起，聖人之情安在大德大寶而已，聖人非覬大寶者，能欲行仁義以宏天地之大德，則固其情也。此所謂奇而法也。○文選所謂潛氣內轉法，曾文正所謂茹字法，皆在聖人之情一句內。

詩小苾篇

予其懲而茲後患，莫予荇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此詩八句意四轉，予其懲二句，奇峯突起法也，莫予荇蜂二句，一轉又爲一峯，肇允彼桃蟲二句，一轉又爲一峯，未堪家多難二句，又爲一峯，而三峯卻收攝於首二句總峯之內，周公之文奇特如此，亦純矣哉，學者得其意而擴充。

之則臨文時自有奇妙之境矣、

左傳鄭厲公自櫟侵鄭莊公十四年

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骸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覺焉、妖不自作、人棄則妖與、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此文納厲公下、應直接厲公入、遂殺傅瑕、乃忽插入蛇鬪一段、奇峯突起、天外飛來、可悟穿插變化之妙、○左氏敘趙盾弑晉靈公、內敘宣子見靈輒一段、評家以爲奇峯突起、其實非也、宣子見靈輒、不過追敘、並非穿入文法迥異、讀者宜辨、○後半段以貳字作綫索、原繁之辭委婉可誦、而其情極可憫、身既將死、焉用文之、

韓退之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遊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

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僑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卽位、拜禮部員外郎、遇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旣至、嘆曰、是豈不足爲政邪、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一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一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一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旣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一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

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概、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此文奇處、專在十窮乃見節義一段、若刪去之、便了無精義矣、近來桐城派傳授、皆用此法、或突然敍於篇首、或於中間、或於結處、或敍天時、或敍地理、或敍人情、或用陪襯、或感慨時事、讀王益吾先生續古文辭類纂、便知其妙、然欲追昌黎之奇氣、則能者鮮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一段、以議論法行之、亦係奇峯突起、有此一段、概其生平、精神團結、故銘辭即可不甚注意、此亦文體之當知者、○爲文辭有法度可觀、子厚文章之法度、與章中立論師道書論之最詳、學者求之於此書足矣、

韓退之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戾契致、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輒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上初卽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時邪、即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不中第、益困、

以上所如遇

久之聞金

吾李將軍年少喜事可撼、乃踏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既節度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即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奉爲其衛、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櫛

垢爬痒、民獲蘇醒、

以上從李將軍

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園、鄉南山不顧、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

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日發書問訊、顧不可強起、不即薦、明年九月疾病、輿醫京師、其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

即葬京城西南長安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寧令、祖微、右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

卒葬及家世

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一

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唯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即謾謂媒、媼吾明經、及第

且選、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為媼謝、諾許、白翁、翁曰、誠官人邪、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媼曰、無

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羸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昧幸而聽我、行其謀、翁望見文書、銜佃果信不

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

以上取婦之奇

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死、長女嫁亳州永城尉姚倓、其季始十歲、銘曰、

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利走趨、祇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銜不祛、鑽石埋辭、以列幽

墟、

惟奇事乃能有奇文、然非昌黎之奇氣、亦不能曲折以達、○凡墓誌閱、或敘在前、或敘在後、未有敘在中間者、此

文因侯處士事、用奇峯突起法、附敘於後、全篇文頓覺生色、史記中常用此法、昌黎實脫胎於子長也、○銘辭奇古、

亦係奇峯突起、

韓退之坊者王承福傳

坊之為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

發人為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鋸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

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坊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偏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鋤以嬉、夫鋤、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一噫、吾操鋤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者邪、將富貴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一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

中間以吾操鋤以入貴富之家一段、作奇峯突起法、所謂風行水上、煥爲文章、風定波息、與水相忘、蓋篇中獨到處也、凡文必須有獨到處、有關於世道人心及勸善懲惡、然後可傳、而此文借王承福口中敍出、尤爲奇特、○食焉而

怠其事、必有天殃、精理名言、昌黎所謂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殆卽此二語、○此文蓋寓言體、大半敘本人之言、亦傳中創格、構局者宜注意、

唐蔚芝論語微子篇大義

嗚呼士大夫。生當世。何爲降其志。而辱其身乎。言中倫。行中慮。養我氣。以全我節。猶之可也。若夫言不中倫。行不中慮。斯已而已矣。豈不悲哉。孔子生周季。皇皇栖栖。轍環天下。卒老於行。後人考史。記讀其世家而悲之。吾謂論語微子一篇。卽吾夫子生平不遇之列傳也。司馬子長之贊。更不若吾夫子之自贊也。微子篇曷爲首三仁與柳下季。天下之亡。先亡於無人心。人心之亡。先亡於無是非。是非喪矣。直道不行矣。不爲三仁之忠。卽爲柳下之和。是兩端者。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不有孔子。孰折厥中。孔子厄於齊。見諂於楚。狂。舍沮溺。其誰與訪。丈人而無從。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孔子其鳳乎。其猶龍乎。其逸民乎。其夷齊之同心乎。其柳下惠少連。虞仲之等朋乎。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古之逸民。蓋有之矣。而孔子獨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其自命何其高也。其自贊何其深且遠也。天風浪浪。海山蒼蒼。獨不得與太師少師擊磬。諸人鼓琴於高山流水。別有天地之間。其知音益復寡矣。回憶周家初造。忠厚開基。人才鱗萃。菁莪造士。四方爲綱。嗚呼。何其盛也。昔者孔子與於蜡。賓出游於觀之上。喟然歎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孔子之歎。蓋歎魯也。乃歎魯而不能興魯。思周公而不能興周公之禮樂。神游於唐虞之朝。夢見乎大同之治。獨抱無可無不可之志。以終後之人。讀其書。悲其世。及行迷之未遠。獨窮困乎此時。以爲天下皆濁。何必與之。清衆人皆醉。何必與之。醒吾學孔子而不可得。乃所願如古之柳下惠。殆可取則焉。君子曰。惜哉。降其志。辱其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微子一篇、本有煙波無盡之概、此文以天風浪浪一段作奇峯突起法、旋接以昔者孔子與於蜡賓推開、另作一峯、結處神迴氣合、俯仰身世、無限痛淚、○自天風浪浪以下十數行一筆揮洒、其氣不斷、竊擬此文當在永叔南豐之間、不識知言者以爲何如也、



# 國文經緯貫通大義卷二

太倉唐文治蔚芝講授

【兩扇開闔法】適用於義理之文  
以不板滯爲主

孟子莊暴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臣請爲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兩扇法創於論語於令尹子文章及定公問一言與邦章均是惟係竝列子文章尤係合傳體竝非一開一闔自孟子始用開闔法此文以獨樂樂兩段作兩小隊今王鼓樂於此兩段作兩大隊文氣排奐震盪實爲韓文所本○兩

節今王鼓樂於此，均是凌空法，惟凌空故能盤旋震動，若沾實則滯矣。

孟子牛山之木章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此文以譬喻作開闔法，苟得其養四句爲封鎖法，義理之精，無過於此。文法之妙，亦不易得。學者當日三復此章。○文氣之緊，全在數其字，此以虛字作綫索法也。○本經中尙有宋慳將之楚章爲兩扇開闔法，伯夷非其君不事章，今之事君者章爲兩扇竝列法，又禮記檀弓篇亦多兩扇竝列之文，如喪欲速貧，杜蕢揚觶章之類，茲不復錄。

韓退之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

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卽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雖然，爲是者有本，原、意、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常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此文格局雖係兩扇，實則四扇。蓋古之君子一段中分兩扇，今之君子一段中又分兩扇也。嘗試語於衆曰兩段，爲封鎖法，用筆全在虛際，故能理實氣空，且曲盡人情物理，要知此等文係從諸子中得來，不善學之，則局板而氣滯矣。

【段落變化法】普通適用尤宜於談話恬適之文

### 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藂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一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峻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一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一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起、口將言而囁嚅、處污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一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首段序地理、次段愿之言曰、三段窮居而野處、四段伺候於公卿之門、均爲硬接法、首段友人李愿居之、爲突入法、次段不可幸而致也、爲推開法、三段我則行之、爲攝入法、四段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爲比較法、可知作文不獨布局當變化、凡每段之起訖處皆應變化、不獨段落當變化、卽句法亦皆當變化、此篇之法、最便初學、○次段若將

愿之言曰刪去、改嗚呼二字、下我字均改李君、末段改昌黎與之飲酒而爲之歌、亦無不可、乃插入愿之言曰一句、全篇遂覺格外生色、不知韓子布局時已有此意耶、抑潤色時點綴成之耶、要知此乃畫龍點睛法也、○歌詞起處、均與首段相應、

韓退之張中丞傳後敘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爲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尙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邪、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

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卽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氏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卽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卽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尙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此文綫索當注意者二：一、先議論。後敘事。布局之奇也。二、遠雖才若不及巡者。以下三段。文氣震盪已極。乃以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數語作一結束。見許遠事之非誣也。南霽雲一段。文氣激昂已極。乃以愈貞元中過泗州二語作

一結束、見南霽雲之事非誣也、此從史記伯夷列傳太史公曰、予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家云脫胎而來、綫索之最當著眼處、結尾張籍云一段、已於首段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先行伏筆、故不獨不嫌其突、且不覺其煩瑣、此段落變化最妙法也、余嘗有最俗之比喻、譬諸觀電光影戲、當研究其藉電光以攝影之法、若不探其本、則永爲觀影戲之人、而不能爲攝製影戲之人矣、讀古人文章、須處處求古人綫索、至作文時乃有把握、若不揣其本、則永爲讀文之人、而不能爲作文之人矣、深可惜也、○首段雷萬春確爲南霽雲之誤、否則中間南霽雲兩段、無著落矣、末段專以張籍語作結、亦敘文中之奇特者、

#### 唐蔚芝英軹日記序

光緒二十有八年夏五、英國君主愛惠將加冕於倫敦、先期外務部聞於朝、天子發璽書、簡專使、福事賀慶、於是某遂奉出使英國之命、兼應比法美日諸國之請、周爰彼邦、張壇以出、封軹而返、經途八萬里、爲時十七旬、滂滂地圓、隨日以行、左旋一周、極西極東、丹穴空桐、仁智信武、禮俗教治、殊尙異嚮、恢越視聽、恍然服念於九重憂勤劫愆、嚙觀求莫之盛心、通變宜民、神化丹青、寄耳目於膚使、咨才咨事、咨義咨親、繫政語所賴、微獨宣德諭指、說山名物而已、一於時僚案有見聞、譯鞞有誦述、削牘旣多、哀錄成帙、迺復綜而論之曰、倫敦在西海之壩、孤縣三絕、島而輶、轉五洲吸、收宙、合之精、華都市、殷賑、鴻紛、瓌瑋、舉天下之財、政家、製造、家工、藝家、商家、農家、外交、內治、家、靡不集聽、矚於斯、權低昂於斯、彼都人士乘堅而策肥、高步而遠視、崔構閱九天、陶復洞九淵、馳軌電郵、呼吸萬里、誠上帝驕子、僕屬之幸民哉、其政策和而堅、善動而能靜、屈羣策不殫、厥力其民、樸屬勤於事、綦谿浩宕、而尊上親長、服從於法律、其風俗外希、鶩內善葆光、重學而輕教、起十七世紀、以迄今茲、三紀有勝、非幸也、數也、一巴黎恢恢、冠絕西歐、林麓翳蔭、萬物隸通、士女

遨嬉、談辭、揆張、議堂、擴千步、民政所宗、其氣、僑其、學說日新、其民、英跼自意、而心志發揚、方時、國社、闡逐教徒、汎淵歐、魚、鄰國爲壑、夫彰善、瘴惡、品物恆情、昌茲壯佼、標宗樹異、歐人懲昔禍、有戒心焉、自西徂東、所不能不三致意也、美、利堅洲於歐、視爲西於亞、視爲東、名城大都、星綴岳峙、天產軋苗、地寶湧盈、藝學引鑿、利主考工、舟車互亥步、朱圭猗、頓、比戶可封、合衆國以之、越坎拿大山而西、其間堂密美樅、田疇野畫、黃冠草服、氈帳穹廬、極目窈窕、熙熙然有蓬古、初風焉、天留奧壤、厭飫白民、迺不免有形茹神、恡樵結、愼墨者、雜處其中、種族之蔽、人權之畸、不已、酷乎、日本兄英、師德自奮、東方行觀、其庠序、則子衿青青、徽志易別、行察其主藏、經制出入、準平靡失、其心競於學界也、其作新而不、破糝其國粹也、旋觀我齊州英俊、案飾謹謹、翫心羅騷、齊以苦言之藥、不至挾策而亡、其羊已、凡茲四國、一縱一橫、或、翕或張、巧算不可窮、離朱亦迷方、某既馮軾觀之、而倫敦旋軛之初、先至比利時國之博閭賽都城、厥民殷析、殫精工、藝比主黃髮、彭髻、手持一編、研研講議、若無預於歐洲戰國策者、荷蘭遺俗、謚康若茲、其持弱之道乎、其將伺人之不、見有所得乎、夫民生而有血氣、則爭爭而不可已、困而猶不能不爭、且別求所以善其爭者、而開化之術出焉、進步、之程偉焉、歐美兩洲自十七世紀之末、磅礪扶輿、更師迭長、與時王相要、靡不履繁霜而凜堅冰、鏡前車而修來軫、諸、國之跡燦然已、繫惟中國力謀自強、方今官守其度、士勸其學、工農商師講於野、兵技巧家興於軍、百廢舉厥、作事、謀始、日積而月累、固將月異而歲不同、自茲以往、歐亞學界之中、我庠士其、且競勝於禮義乎、我政家其、競勝於經濟、乎、我兵家其、競勝於武力乎、我農工商其、競勝於產殖乎、夫傾者易之復、否者泰之來、某誠不敢爲嚮言、而泰西智士、之言、其期於我國、迺有過我自期者、輒以臥薪嘗膽之心、爲拜手颺言之頌、當世君子、其或不鄙乎斯言、

凡鴻紛瓌璋之文、段落尤宜講究、此文以倫敦在西海之墟一段作總攝法、次巴黎、次美利堅、次日本、皆用硬接法、



而每段結束處無不變化、尤妙者倫敦旋輒之初、先至比利時國之博閭賽都城作藏過逆溯法、遂開民生而有血氣則爭一大段文字、紆迴震盪、極行文之樂、實皆從段落變化而來、○每段中其字俱宜注意、爲虛字作綫索法、○此文子作草稿後、請先師沈子培先生刪改十之五六、今先師歸道山久矣、反復此稿、輒爲黯黯、

【一唱三歎法】

適用於感喟情景之文以反復抑揚爲主

詩卷耳篇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陟彼砠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禮記樂記篇一唱而三嘆有遺音者矣、三歎者、言其曲折而有序、曲折愈多、則愈婉轉、聲情畢達、餘音嫋嫋然也、此詩或爲文王拘幽羑里、后妃思之而作、首章言嗟我懷人、而二三章則言不永懷不永傷、蓋自慰之辭、所謂哀而不傷也、末章則再三嘆息而不克置念矣、○凡詩文中有疊用矣字及也字者、均有無限感慨、無限丰神、玩此及旄邱詩可見、

詩鷓鴣篇

鷓鴣鷓鴣、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家。  
予。羽。讎。譙。予。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嘒。嘒。

此管蔡作亂後周公託爲禽言以曉成王也、精神全在一予字、言辛苦者獨有予耳、款款深情、千古獨絕、唐李漢云、周情孔思、殆韓子心得之言、而漢述之耳、

詩常棣篇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蒸也無戎、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價爾籩豆、飲酒之飶、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此管蔡作難、周公作詩以感之、厥後召穆公述之、遂爲燕兄弟之樂歌、上七章皆言兄弟所以喚醒其良心也、第二章兩言兄弟、末章卻不言兄弟、曰是究是圖、亶其然乎、作爲正言亦可、作爲反言亦可、一往深情、苟有良知、無不下淚矣、○第一章凡今之人二句、大聲疾呼、第五章喪亂既平四句、則悽然欲絕矣、

詩小宛篇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此大夫刺幽王之詩也、朱子以爲大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第四第五章感慨遙深、丰神獨絕、兩我字與首章我字遙應、至哀我填寡、則離憂已極矣、歸結至戰戰兢兢、所謂怨誹而不亂也、○此詩曾文正選入鳴原堂論文中、謂生平最喜讀此、茲編中孝親慈幼敬天勤學愛民意義甚廣、無所不備也、○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卽良知之發、孟子所謂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者也、凡人於明發之時、善念必多、涵養而擴充之、希賢希聖之道在是矣、禮記祭義篇、引此二句以爲文王祭祀之詩、深得聖人之意、旨哉言乎、

史記游俠列傳序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

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廩、伊尹負于鼎俎、傅說匿于傅險、呂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蓄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爲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躡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子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爲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網、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司馬子長作一傳、皆有傳外之意、故能牢籠萬有、傲睨古今。此文因自悲身世、不遇游俠、故其推崇如此。至以爲在季次原憲之上、其義雖不可訓、而其文之丰神、古來得未曾有。永叔諸序皆出於此、不可不熟讀也。○第一段以儒俠相比較、折到游俠之足多。第二段見人世不可無游俠、云季次原憲不同日而論、則贊游俠更勝於儒者矣。第三段歎游俠之不傳、故特竭力表揚、儒墨皆排擯不載四句、與首段學士多稱於世相應、神迴氣合。○讀此文要在抑

揚吞吐四字留意、而頓挫處爲尤要、曾文正所謂其氣若翔翥於虛無之表者是也、○讀此文宜遲不宜速、宜婉轉不宜驟、方能得其唱嘆之致、後歐文做此、

### 李遐叔弔古戰場文

浩浩乎平沙無垠、覓不見人、河水縈帶、羣山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銜亡羣、亭長告予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一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聞夫齊魏徭戍、荆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膈臆誰訴、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爲、嗚呼噫嘻、一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旄旗、川迴組練、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析江河、勢崩雷電、一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鷲鳥休巢、征馬踟躕、繒纊無溫、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憑陵殺氣、以相翦屠、徑截輜重、橫攻士卒、都尉新降、將軍覆沒、屍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爲枯骨、可勝言哉、一鼓衰兮力盡、矢竭兮絃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骨暴沙礫、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沈沈、鬼神聚兮雲幕幕、日光寒兮草短短、月色苦兮霜白白、傷心慘目、有如是耶、一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痛、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玁狁、北至太原、旣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勳、和樂且閑、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爲關、荼毒生靈、萬里朱殷、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一蒼蒼烝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歿、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悄悄心目、寢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爲愁、

草。木。悽。悲。弔。祭。不。至。精。魂。何。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爲。之。奈。何。守。在。四。夷。

所貴乎作文者、欲其感動人心耳、此文因痛當時爭城爭地殺人衆多、而託於古戰場以諷之、末段淋漓嗚咽、雖善戰者讀之、亦當流涕、賈君房罷珠珥對蘇子瞻諫用兵書、與此文可稱三絕、吾輩今日正宜推廣此等文字、易所稱利武人之貞者正在於此、○方存之評論語子路從而後章云、上數節將隱者氣象寫足、中間點出隱者也、三字爲畫龍點睛法、後來弔古戰場文、秋聲賦、方山子傳、皆用此法、其說極精、此文首段先將古戰場景象寫足、下接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數句、遂格外有力、而傷心哉數句、亦格外有神、○第二段用吾聞夫、第三段用吾想夫、第六段用吾聞之、句調重複、牧用趙卒一段、時代倒置、然其鍊字選韻、備極精能、且用意忠厚、溢於言外、雖有小疵、不足掩大醇也、

歐陽永叔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壤澌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千百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

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子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湧而出。予欲擢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此文極爲清淡。而丰神千古不滅。後一段精神更覺不磨。何者。以其脫胎於史記者深也。吾嘗論史公於數百年後。得門徒數人。韓柳歐曾。是也。韓柳得其陽剛之美。歐曾得其陰柔之美。譬諸弈棋。史公爲國手。韓柳等則四手也。此文則駸駸乎入三手矣。○孟子尹士章一唱三嘆。丰神搖曳。亦爲歐文之祖。宜熟讀之。

### 歐陽永叔送楊真序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夫琴之爲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爲宮。細者爲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嘆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嘆也。喜怒哀樂動人。必深而純。古澹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堙鬱。寫其憂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蔭調。爲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

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爲別、

秋聲賦滿紙皆秋聲、此文滿紙皆琴聲、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文境彷彿似之、神乎技矣、○琴說在結末點出、高絕、此亦自然天籟也、○歐公文最善唱歎、以多有選入別法者、故本法僅錄二首、學者但從其丰神搖曳處求之足矣、

唐蔚芝論語雍也篇大義

空山鼓琴、先進之文也、雲水蒼茫、微子之文也、桃源繚遠、聖哲離憂、雍也之文也、承公治長一篇、故又歷記諸弟子之事、有弟子三千人、鴻才碩德、不能見用於世、徒抱博施濟衆之願以終、何哉、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此吾黨所爲往復神傷而不自已也、○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雍也可使南面、以其能居敬而行簡、未有不居敬行簡、而能臨民者、○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子獨非南面才乎、不幸短命死矣、子華原思之辨、取與也、仲弓之當見用也、回之三月不違仁也、由賜求之果達藝也、閔子騫之不爲費宰也、伯牛之不幸而有疾也、皆不世出之才也、回也不改其樂、何樂也、樂道也、○鄰有鬪者、閉戶可也、嗚呼、道也、道也、亦足悲也、冉求聞夫子之教、終當說子之道也、子夏以文學之選、而爲君子儒也、子游以文學之選、而崇尚氣節之士也、孟之反之不伐、與顏子無伐善相近、其亦嘗奉教於聖門乎、昔在我周文王、文明宣化、樂育羣才、鳳凰鳴於朝陽、菁莪盈於中泚、迨其衰也、後先疏附、奔走禦侮之彥、遂集於孔氏之門、然而奇才異能、率擯不用、蓋祝鮀、宋朝、盈天下而賢者且求免於今之世、豈不悲哉、○嗚呼、道之不行也、世網之周密也、人心之險巇也、然而救世之心、愈不容已也、何莫由斯道也、孔子所以三歎言之、文質彬彬、得見君子斯可矣、人之生也直、直道而行也、罔而免、終身不知道也、知之好之樂之、道有淺深也、語上語下、道



有高下也、知之與仁、雖行事性質不同、而其歸於道則一也、嗚呼、道也、道也、天運有剝復也、世道有循環也、斧柯之假、當在齊魯之間、而聖人救世之心、愈不容已也、齊一變可至於魯、魯一變可至於道也、觚哉、觚哉、破以爲圓、失其方正之道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難罔以非其道也、大聲疾呼以告吾黨、從井救人之事、不可爲也、亦惟有博文約禮、終身弗畔於道而已矣、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子見南子、子路不說曰、吾道窮矣、夫子矢之曰、天厭之、天厭之、不肯終枉其道、至是而聖人之心、乃愈傷矣、嗚呼、道之不行也、吾知之矣、道之不明也、吾知之矣、中庸之爲德也、民鮮久矣、然而聖人救世之心、愈不容已也、故雍也一篇、特以博施濟衆終、蓋博施濟衆、聖人之行其道也、立人達人、賢者之行其道也、仁者相人偶也、能近取譬、卽強恕而行也、爲仁之方、卽爲仁之道也、仁非迂遠而難行、道非空虛而無際也、然而南面之權不得、則博施濟衆立人達人之道、終不可得而行也、君子不能行其道、而小人乃得行其道也、孔子不得行博施濟衆之道、而人乃借博施濟衆之說、以行其道也、嗚呼、道也、道也、既難免於今之世、乃獨慕乎古之人、讀雍也一篇、而徒傷心於道也、道也、何傳道之竟鮮其人、何莫由斯道也、

此文雖不敢比擬古人、而一唱三嘆之致、或有契乎聖心、至於操縱離合之法、迴環往復之神、務望學者熟讀而深思之、

【逐層駁難法】適用於辯駁事理義理之文於函牘亦宜以和平簡辣爲主

韓退之諱辯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微不稱在、

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蘆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辭勢秉機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爲觸犯。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邪，爲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邪。

筆致矢矯，凌厲無前，自從穀梁傳得來。○凡辯駁之文，不宜多說，多則支離，轉爲人所駁詰矣。至於直窮到底，尤爲要法。如此篇末段是也。

### 柳子厚駁復讎議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廬，且請編之於令，永爲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爲興可

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僞、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卽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驚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目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其冤抑沈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禮而聞道者也。夫達禮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爲戮、黜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子厚固深於穀梁學、者剖析爽利、莫撓其鋒、凡老吏斷獄詞、及爲公牘文字、均當以此爲法。○治天下之道、明是非而已、是非茫昧、而人心於是乎亡、旌與誅並用、使民惑於是非矣、此文深有功於世道、

### 蘇子瞻屈到嗜芟論

屈到嗜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芟、及祥、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未忍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芟、安得爲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

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爲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況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薨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冠纓，啓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桓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是，今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爲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爲陋已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惟陋是聞，子木其忍爲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芟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母則爲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簣，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爲然，是曾元爲孝子，而曾子顧禮之末，易簣於病革之中，爲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視不可含，范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爲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爲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疾藥石，曰：石猶生我，疾之美者，其毒滋多，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疾之美，子木之違，父命藥石也哉。

以陋字作綫索，引事嫌煩，文氣亦較平。

王弼州讀楚語論

屈到嗜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芟。及祥，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柳宗元非之，曰：禮

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芟、安得爲道、蘇子復非之曰、甚矣柳子之陋也、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爲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唯陋是聞、子木其忍爲此乎、余則曰、甚矣、屈建之忍也、而蘇子之好異也、一今夫取禮之輕者、與食之重者、比奚啻食重、然則禮而輕也、當其身尙不以廢食、而況於其親乎哉、從治命不從亂命、恆也、屈到之命、薦芟、亂也、否也、且夫芟與蔬、簞等耳、非若鬻之、茄、長孺之爪、甲、腥穢而不可登席、又非若銅雀之伎之淫侈也、臨穴之殉之酷也、宗老言之、建從之、撤一蔬、可以易益、一豆、不爲多、國人何所誦、太史何所書、而天下後世何所知乎、今以建之卻之、又不能爲之諱、而國人之媚、新令尹者、以爲不違道、而書之、太史、傳之、天下後世、是揚先人之過者、建之卻也、不在薦也、夫不忍於一薦之小禮、而棄忘其父之嗜好、其不孝小也、急於揚己之名、而不諱其父之誤、其不孝大也、夫建也、挾左右廣之甲、而欲無禮於盟主之上、卿棄諸侯之信、而不之顧、此夷狄也、而何有於小禮也、其父生不得志于鼎俎、而又銜建之驚桀、故示微于宗老、而建卒弁髦之寧不違道也、一或云、屈到之芟、建可薦也、建之不薦、左氏可無稱也、左氏之稱、柳子可無非也、柳子之非、蘇子可無譏也、蘇子之譏、子可無衷也、甚矣、儒者之好持論也、余無以對。

樹義正大、能直窮到底、結處尤有趣味、知此理、則彼亦一是非、此一亦是、非、可以息矣、○屈到不囑其子而囑宗老、則屈建平日不能善承父命、可知、文以生不得志於鼎俎爲言、讀書得閒、令後人無從翻案矣、

### 蘇子瞻論項羽范增

漢用陳平計、間疏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

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旣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以義帝爲賢、殊失事實、惟文氣特雄快、○一結爲神龍掉尾法、蘇氏父子常用之、  
王弼州書蘇子范增論後

蘇子之論范增甚奇、而其爲書生於事體則甚闕、夫卿子冠軍何人也、以一言之偶中、而懷王拜之爲上將軍、其智勇未聞也、章邯旣破項梁而殺之、楚人之膽奪矣、移兵而渡河、以大破趙人、趙人之膽奪矣、趙舉而秦強、夫以已破之楚膽、而當方張之秦勢、且皆半菽之飢腹、而冰霜不完之指、唯有解甲而逆潰耳、義送子相齊、蓋欲以爲遁穴而僥倖於目前之未戰、乃佯爲大言以壓項籍、籍不殺宋義、趙必下、楚必潰、楚之潰在呼吸之間、而無他術可以解、爲籍計者、何

以不殺義也。一增于此時去籍則秦追穆亡楚之末將而族之必也籍勝則恨增以爲宋義之黨而先去以爲三軍之望族之亦必也。卽兩俱免族而當叛臣債將之名爲增計者何以去也。一夫增奇策士也豈惟不去而已當與籍謀而殺義不然何殺義之後事事日取增計而尊之爲亞父也。然則增不當去乎。曰有坑秦卒二十萬人失仁失仁不足以取天下。一當諫也諫不從則去之去之而無忿懣之跡以完其身可耳若殺卿子冠軍何以去也。

切中事理、文筆亦犀利無比。○蘇子瞻荀卿論謂李斯以荀卿之學亂天下、姚姬傳駁之、劉孟塗又謂子瞻實指王荆公而言、語頗中肯、此等駁辯文尙多、不復詳錄、

【空中樓閣法】

普通適用最宜於恬適之文以天然爲主

詩斯千篇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約之閣閣、楹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嘖嘖其冥、君子攸寧、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嚶嚶，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貽懼。

此詩爲宣王考室而作，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故第二章言似續妣祖，爰因承先而思啓後，乃啓後之義，忽以下莞上簾，乃安斯寢兩章，作空中樓閣法，閒閒布置，可謂異想天開，能悟此法，則堆垛皆化爲煙雲矣。○海市蜃樓，空明境界也，人心中忽現一空明之境界，何等安舒，文字中忽現一空明之境界，何等恬適，冰壺秋月，朗澈無遺，惟胸襟高曠者，方能悟此。

史記留侯世家節錄

留侯性多病，卽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姓名，曰：「東園公，南面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



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雁。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燿。繳。尙。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此空中樓閣法、皆留侯計也、四人者、僞飾耳、夫使四皓而果賢者、何以肯爲太子出、且客建成侯所、一可疑也、太子既不廢、厥後何以絕無建白、二可疑也、四人皆匹夫、非如伯夷太公爲天下之大老、又無兵柄、漢高何以畏之、三可疑也、大抵漢高欲羅致四皓、惟張良知之、至是時、優孟之衣冠、忽隨太子後、漢高問之、知留侯之助太子也、則大驚、故曰羽翼已成、難動矣、此以僞應僞、以智鬥智、心心相印之術也、乃子長並不點出所以然、但循文敍去、令後人自悟、可謂高絕、後世知此法者鮮矣、○凡作事不可爲今人所愚、爲今人所愚者、入今人空中樓閣者也、讀書不可爲古人所欺、爲古人所欺者、入古人之空中樓閣者也、故作事在隱約之間、切宜注意、讀文在隱約之間、亦切宜注意、我自靈官知覺在也、

### 陶淵明桃花源記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

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此文係真境耶、抑幻境耶、海市蜃樓、可望而不可即、惟聰明智慧人始能到此、不足爲外人道也、○陶公胸襟中有此境界、遂不覺成此絕妙文字、其隱約處、全在此中人語云二句、及後遂無問津者句、

蘇子瞻後赤壁賦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臬、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棲鶴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蹑躡、過臨臬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邪、道士顧笑、予亦驚寤、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前赤壁賦、如冰壺朗徹、空明已極、後賦如何作法、迨既有上半篇重游之妙境、更如何結法、不得已乃以一夢作結、既有夢境、乃以孤鶴橫空而來布置於前、此所謂空中樓閣法也、子瞻自道其文、如萬斛泉隨地湧出、要知此乃到窘極處、用無中生有之法、逃於空虛、此國手弈棋之最後著也、聰明人讀此、自有靈妙悟境、

尤西堂反恨賦

試登高堂、金石絲簧、旨酒既設、寶劍既張、僕乃揖古聖、坐先王、美人君子、左右侍旁、咏歌書史、擊節未央、一有如屈原被放、懷沙欲死、楚王忽寤、車騎迎止、冠缺蘭臺、旌蓋江沚、宋玉珥筆、景差布紙、笑鼓枻之漁翁、謝申申之嫫婦、一若夫荆卿行刺、直入秦宮、左手把其袖、右手搥其胸、咸陽喋血、函谷銷烽、呼三晉與齊楚、朝天子於京東、重和歌而擊筑、快易水之寒風、一至如李陵降北、拔劍登臺、遂平朔漠、凱唱而回、入報天子、賜爵行杯、出史公於蠶室、懸軍候於藁街、大將軍方斯下矣、萬戶侯何足道哉、一若乃武侯出師、秋風五丈、星斗乍明、旌旗增壯、驅戎馬於鄴中、橫舳艫於江上、遂馘懿而擒權、觀漢京之重創、息銅鼓於茅廬、臥綸巾於玉帳、一更如岳侯報國、誓復中原、書生蛾伏、太子狼奔、六陵酒掃、二聖還轅、誅賊臣於偃月、答后土與皇天、一又如信國勤王、仰天泣血、奔走江淮、號召吳越、迎少主於崖岸、新高宗之宮闕、千秋萬歲、衣冠文物、一別有夜郎仙人、長沙才子、宣室再召、沈香更倚、明妃返於昭陽、班姬拜爲彤史、宋玉之美、得壻巫山、子建之才、重婚洛水、莫不窈窕環、輝煌金紫、風雲生色、花鳥送喜、人生如此、其可已矣、一噫嘻、天地循環、無往不復、暴日其雨、滄海如陸、苦樂相倚、吉凶互伏、得鹿豈便爲真、失馬安知非福、秋何氣而悲傷、塗何窮而慟哭、喚奈何於清歌、觀不平於碁局、當我生而多恨、何暇代古人以蹙蹙哉、

李次青云、恨海終填、情天易補、不必有是事、不可無此文、余謂此文奇情壯采、可謂絕才、首段凌空、尤爲得勢、惟題

係反恨、當先悲後樂、末段尙有未合、

顧金城愚公移山賦以天鑿其誠佑以神力爲韻

北山之前、愚公居焉。太行屹爾、王屋巋然。螺峯萬點、蝸舍數椽。勢多突兀、路每回旋。爰聚室而謀曰：予家於斯有年矣。甚患此當廬翠壘、排闥青連。誰能出不由路、今當畢力以遷。化穹山爲坦道、庶人定之勝天。於是共矢艱辛、無遺悔懺。欲抉石而開林、遂荷耜而負錢。如磨杵而欲使針成、如掘井而當於水監。如塞漏卮而捧土孤行、如平墜壘而偏師獨陷。將百堵以全移、而一簣之或欠。力矢硜硜、情非泛泛。斯真所謂愚而自用、外人且引以爲鑒者也。一河曲叟見而笑曰：先生休矣。予忖度之、請爲子開其蔽。且爲子釋其疑。今夫造化自太初而定、天工非人力所爲。是以長房縮地而地如故、夸父逐日而日難追。杞人憂天而天無墮理、精衛填海而海無窮期。況此二山者、週七百里而綿互、矗千萬仞而嶽巖。而子以空拳孤掌、皓首龐眉、乃欲削平巖嶮、剷碎塵塵。吾恐河清莫俟、人壽難知。斷非殘年餘力之所得而移也。然則子盍仔肩釋彼、而胡爲筋骨勞其。一公曰：否。否。夫子之云固當、而未識微志之精誠也。夫魯戈揮而日返、杞婦哭而城傾。繩作鋸而木斷、溜破石而天驚。桃核積而崑崙比峻、桑田變而滄海難盈。惟至誠而不息、故無功之弗成。吾今者負鋤而往、挈室以行。朝而夕、夕而朝。無時或間。子有孫、孫有子。接踵而生、如巨靈之擘華、如箕路之披荆。險等蠶叢之關、勤同蟻垤之營。而山非有人以增壤也、亦何恃而不平。於是智叟退而無言、操蛇聞而上奏。帝乃鑑其心堅、嘉其績懋。爰命夸蛾、特加眷佑。揮以驅石之鞭、拂以拏雲之袖。戴以巨海之鼈、飛以靈峯之鷲。電掣雷奔、煙銷月透。而是二山者、遂一移河朔之東、一移雍岐之右。如天竺見飛來之峯、如羅浮有離合之岫。一向使志或游移、力多委靡。念未質諸蒼穹、盟未堅乎白水。將見一事無成、半途輒止。梯之躡也、猶驚萬丈高峯。石之開兮、尙待五丁力士。其何能境

現空明、道如砥矢、大力者負之以趨、始願時固不及此、此以見無瞻徇之謂愚、能左右之曰以、然後知先難者後獲、志銳者情真、閱始終而不怠、自耳目之一新、彼野人之獻曝、其愚非等倫也、宋人之榘苗、其愚難並陳也、得鹿者之覆、燻疑夢、其愚更不足珍也、惟公之愚、獨有千古、宜乎精誠之至、可以上通於神、一列禦寇、乃筆之於書、且喟然嘆息曰、愚者之有成、非智者所能測也、百川以學海爲歸、九仞乃爲山之極、鳥飛數而習彌勤、蛾術時而功不息、彼夫懸梁刺股、以窮經、臥薪嘗膽而爲國、皆由一念之專精、卒致大猷之允塞、雖下愚與上智不移、惟人十而已、千亦得、願學者借鏡於移山之愚公、而無懈於用力、

李次青云、題本寓言、無庸刻舟求劍、此作舉頭天外、用筆如活虎生龍、脫盡排比窠臼、行氣布局至此、可謂盡態極妍、余按此寓言而歸於虛境、可以開發心思、故列入本法、○文如看山不喜平、空中樓閣、須有無窮變化之妙、若膠柱鼓瑟、則樓閣卽成呆滯物矣、願學者善會之、

此  
页  
空  
白

# 國文經緯貫通大義卷三

太倉唐文治蔚芝講授

【匣劍帷燈法】適用於敘事之文，劍光燈彩至結處一閃爍，方爲神妙，有竟體不露者亦高。

## 書金縢篇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墀，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天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册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勿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鷓鴣。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此文妙訣、全在納冊于金縢之匱中一句、設以後人爲之、必謂告諸史與百執事曰、毋以告人、如此則以下文章皆失勢矣、惟以匣劍帷燈法出之、不著絲毫痕迹、以下天大雷電以風、及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乃有千鈞之力、悟得此法、則布局鍊氣、自然處處得宜矣。○先儒以此篇爲周公所作、余謂周公無自贊之理、當係史官所記、秋大熟以下、或據史記以爲周公已沒之事、親逆謂逆周公之匱、其說尤非、上文明言周公居東二年、其時尙未營洛邑、何得謂爲已沒、後儒當據尙書以糾正史記、不當據史記而疑尙書也、至讀王出郊天爲句、尤謬、上文天大雷電以風、天字可屬上句讀乎、說經好事穿鑿、最當切戒。○或問匣劍帷燈法、與空中樓閣法奚以異、曰、空中樓閣者、本無其事、虛設一境界、匣劍帷燈、則實有其事、而故意隱藏之、後乃忽然呈露、其法迥然不同、未可誤會爲一也。

詩燕燕篇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燕燕于飛、頡之頡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仲氏任之、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勸寡人、

讀此詩者、皆傷其離情之鬱結、音調之淒楚、乃入本法何也、此詩蓋大有深意存焉、案桓公爲戴嬀所出、陳國之甥也、州吁如陳、陳人因石碛一言、遂執而殺之、其必有內綫明矣、戴嬀大歸于陳、莊姜蓋切託以報讎之事、曰其心塞淵、見其人之篤實也、曰淑慎其身、見其人之謹慎也、如是則恐其忘先君之讎、故曰先君之思、乃直言戴嬀之思先君、而轉言戴嬀之助莊姜、匣劍帷燈、囑其勿忘報讎之意、絲毫不露、可謂神矣、此說余得之門人李君頌韓、李君



說叔于田詩、謂將叔毋狃、戒其傷女二句、卽指鄭莊而言、亦深得詩人之意、

### 論語儀封人章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儀封人與夫子問答之辭、本經所未詳、乃出而言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則當時之問答、其救世傳道之心可知矣、夫子之木鐸、不行於一時、而傳於萬世、封人固非常人、而實由論語用匣劍帷燈法以記載之、特爲奇妙也、

### 論語夫子爲衛君章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衛輒拒父之非、聖門大賢、亦當知之、而冉有以爲疑、子貢以爲問者、蓋蒯瞶用趙鞅之師、挾大國以壓本國、實爲國人所不容、故衛人奉輒以拒蒯瞶、公羊傳所謂以王父命拒父命、亦是一理、當時爲輒者、惟有逃之而已、故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夫子答曰、古之賢人也、其不爲衛君、已可知矣、乃又問曰、怨乎、將以窮夷齊之心理也、夫子答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則衛輒之心術、顯罪案定矣、故出曰、夫子不爲也、聖門言語之科、可謂精妙無倫、而文筆記載、實有生龍活虎、不可捉摸之致、○史記朱虛侯列傳、欲鋤諸呂氏、乃曰、非其種者、鋤而去之、此匣劍帷燈法也、武安侯列傳、魏其欲言武安陰事、卒不可得、至末乃揭出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則劍光燈彩、畢露矣、封禪書言武帝之迷信、窮形盡態、而不著一按語、均是匣劍帷燈法、因文繁不錄、學者宜參攷之、

左傳祭仲殺雍糾桓公十五年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

此文爲簡曼不支法。實係匣劍帷燈法。其機括包在雍姬知之四字內。所以知之者。雍糾與之謀也。父與夫孰親一問。其母已知其有變。而故爲不知。直答以人盡夫也三句。是何異禽獸之聲也。雍姬告祭仲。稱其夫曰雍氏。數其罪曰。舍其室。稱其父曰子。自稱曰吾。是不啻聞禽獸之聲也。祭仲殺雍糾。公載以出。文氣極緊迫。至謀及婦人八字。則圖窮而匕首見矣。此等生辣文字。本傳中亦不多見。使司馬子長爲之。必得數百字始能暢快。

左傳連稱管至父弑齊襄公莊公八年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問。公曰。捷。吾以汝爲夫。人。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鬪。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

方望溪先生云。左氏之文。有太史公不能及者。如此篇謀亂之始。連稱管至父與無知交。何由合。何以深言相結。而爲亂謀。連稱如何自言其從妹。何由通無知之意於宮中。而謀伺襄公之間。若太史公爲之。曲折敘次。非數十百言。

莫備、此但以因之作亂及使問公二語隱括、而其中情事不列而自明、作亂之時、連稱之妹如何告公出之期、無知連管何以部署其家衆、何以不襲公於外、而轉俟其歸、何以直入公宮而無阻問、非數十百言莫備、此則一切薙蔓、直敝公田及徒人費之鞭、而以走出遇賊於門、遙接作亂、騰躍而入、匪夷所思、費入告變、襄公與二三臣倉皇定謀、孟陽如何請以身代、諸臣如何伏公於戶下、費與石之紛如如何相誓同命以禦賊、非數十百言莫備、此獨以伏公而後出、關一語隱括、而其中情事不列而自明、其尤奇變不測者、後無一語及連稱之妹、而中間情事、皆包孕於問公二字、蓋弑謀所以無阻、皆由得公之間也、余按此即所謂匣劍帷燈法、望溪先生之評、可謂精密已極、學者讀文、必須如此細心、方能盡得古人之法、然須知死讀一文無益、必須推廣徧及諸篇、庶古文之奧竅、盡在我胸中矣、

【萬馬奔騰法】

適用於議論之文以衆意紛紜縱橫馳驟爲主貴在鍊氣切忌羶張凌亂

書牧誓篇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一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茲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勛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勛哉、夫子、尙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勛哉、夫子、爾所弗勛、其于爾躬有戮、

第一節點綴威儀、禮記所謂戎容暨暨、言容諮諮是也、自王曰嗟我友邦冢君以下、爲誓文總冒、自王曰古人有言

曰以下爲討商受檄文自今予發以下爲誓文本意文氣雄俊奔放絕無滯蓄想見周公飛書馳檄之樂韓退之送孟東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草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效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詔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滅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脊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游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用三十八鳴字、參差錯落、處處變換、文境如雷電風雲、一時並作、又如百川歸海、萬派朝宗、可謂神乎技矣、初學讀此、最易得鍊氣之法、○此文實不過敍文章之源流、而以一鳴字作綫索、遂令人目迷五色、應接不暇、於此可悟文家用法變化之妙、而大凡物不得其平一起、尤能涵蓋一切、

### 蘇明允項籍論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爲、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惑也、吾於其戰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量之不大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嚮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讎籍、則其勢不得強、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楚雖百戰百勝、尙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一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盡於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一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鰥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則碎於鰥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間必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躡其後、覆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

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屯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敵，吾恐秦未敵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爲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爲劍門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烏事乎不可以措足如劍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帛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積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論項籍處未必能得事實，武侯既與吳分據荊州，乃入西蜀，今謂其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爲，尤屬妄論，惟其文氣如駿馬下坡，不可羈勒，初學讀之，最易進步。○世傳明允常手一編書讀之，二子私窺之，則戰國策也，故明允之文，最深於縱橫捭闔之法，尤長於設喻，惲子居先生大雲山房文集，是得其宗傳者。

蘇明允春秋論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

或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爲善。某爲惡。可也。又繼之曰。某爲善。吾賞之。某爲惡。吾罰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爲夫子。何足以爲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爲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而平王昏。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下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桓。晉文。陽爲尊周。而實欲富強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爲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一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爲。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歎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爲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爲孔氏

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固史臣之體宜爾也。後之效夫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鳴呼後之春秋亂邪，僭邪，散邪。

穀梁傳制勝處，在設一問題以解釋之，未竟，又出一問題以解釋之，如舞刀槍劍槊，斬釘截鐵，一絲不亂，而他人視之，則如目迷五色，莫究其妙。此文專學穀梁傳，學者得其綫索而善效之，自能所向披靡矣。

【淒入心脾法】

適用於哀感弔祭並銘誌之文以發於真性情爲主用白描亦可惟忌寒儉俚俗

書微子篇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隲若之何其。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拂其耆長，舊有位人，今般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般民，用又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隲，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遜。

方存之先生云：此篇乃微子與父師少師商論出處之詞也。首二節微子傷殷之將亡，三節問己之出處，父師以下數節答其論殷亂之詞，比微子之言，更加一倍。末二節答其論出處之詞，須翫其沈痛哀切，千載下如聞其痛哭也。又云：越至于今，下復加曰字，此史臣善體會情事之文，蓋微子論殷亂至此，心中不知如何沈痛，故口中亦遂歇住。



片時、然後再言、記者將上二節一斷、然後加曰字提起、直將微子哀痛之心和盤托出、而文情更深矣、余按淒入、脾之文、自古以來當以此篇爲最、比于獨不言者、其死志已決也、尤可哀也、

詩柏舟篇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我心匪鑿、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覲閔旣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標、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此篇傳以爲仁而不遇之詩、朱子謂婦人不得於其夫、故以柏舟自比、情韻淒涼、讀十餘過、不覺隕涕矣、

詩綠衣篇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訛兮、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此篇蓋衛莊姜傷已而作、與柏舟篇文境略同、用筆極淡極輕、而情韻千古不墮、

詩谷風篇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遠、及爾同死。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我能慥、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鞠、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暨。

此篇朱子謂婦人爲夫所棄、故作此詩以敘其悲怨之情、蓋夫婦之道苦矣、首章以黽勉同心四字作總攝、下以爾我予三字對說、相形之下、不覺泣涕如雨、自古哀怨之音、殆莫過於此矣。○氓詩三歲爲婦章、音韻絕佳、人讀之不以爲可憐者、上文以爾車來、以我貺遷、不莊故也、此篇不我能慥章、人讀之莫不痛心者、上文涇以渭濁、湜湜其沚、至潔故也、於此可悟無邪之旨、出於人之本性。○吾友辜君鴻銘謂杜工部絕代有佳人一詩、脫胎於此、幽居在空谷、谷風之意也、新人已如玉、宴爾新昏也、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不我恤以也、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涇以渭濁、湜湜其沚也、侍婢賣珠回、牽羅補茅屋、我有旨蓄、亦以御冬也、蓋怨而不怒、彼此同情也。

詩黍離篇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此篇爲周大夫閔宗周之顛覆而作、自此而王降爲風、空有其號、豈不痛哉、謝疊山先生云、吾觀十二國風、羣臣庶民、無一人知天下大義、王子與師、與子同仇、獨無衣一詩、猶有義氣、不知斯人何以生於秦也、秦人能以天王之仇爲天下之同仇、平王不能以厥考之怨爲一人之私怨、人之度量相越如是哉、吾於黍離無衣二詩、重有感也、余按平王以王畿八百里之地、盡付他人、周於是日益弱、秦於是日益強、讀黍離一篇、不勝世運升降之感矣、謝又云、中心如醉、中心如噎、憂之甚而昏之如醉、不止於搖搖矣、心憂之極如哽噎然、口不能言、氣不能舒、又不止如醉矣、愈進愈深、益見其痛心之極也、

詩鴛羽篇

蕭蕭鴛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蕭蕭鴛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蕭蕭鴛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此篇傳謂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余按此詩音節淒楚已極、讀之而不動其孝思者、非人也、

詩蓼莪篇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餅之馨兮、維羶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此詩朱子謂人民勞苦孝子不得終養而作謝疊山先生評文以生我章最爲沈摯見十三經札記余謂此詩傳神  
全在數我字痛心之極亦在數我字我身父母之所賜也其何以報父母之德乎嗚呼我鮮民也尙忍讀此詩乎  
諸葛武侯出師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敵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  
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  
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一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  
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一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  
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  
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  
也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  
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尙書長史參軍此皆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一臣本布  
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  
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

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哀感惻楚、讀之如聞臨表涕泣之聲、其精誠可配鷓鴣東山之詩矣。○先帝凡十三見、冀喚醒後主之心也、親賢臣一段、蓋已燭黃皓等之奸、故爲匣劍帷燈之語、其用心苦矣。○天下惟有真性情者、乃有真才具、故孟子以情與才並稱、而俗語亦稱才情、未有無情而能有才者也、人謂無才者不可用、吾謂無情者更不可用、如此文方可謂之真性情文字。○曾文正論文、重一茹字、余謂讀此等文、當得一咽字訣、惟其淒入心脾、故處處咽住、切忌讀之太速。

### 韓退之祭十二郎文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旣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于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

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相與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彊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請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得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天、天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

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尙饗。

歷敘生前離合之因，復計死後兒女之事，絮絮道家常，讀之淚雨落不能掩。昔人謂韓子長於陽剛之文，此獨非陰柔之至者乎。蓋賢者固無所不能，而至情至性，更不可磨滅也。○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柳子厚與京兆許孟容書，多淒入心脾之語，惟子長書多怨，子厚書略蕪，故不錄彼而錄此。○駢文中如洪稚存傷知己賦序，汪容甫自序，亦均淒入心脾，惟牢愁已甚，非學者所宜誦習，故亦不錄。

### 歸熙甫先妣事略

先妣周孺人，弘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生，年十六來歸。踰年生女淑靜，淑靜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殤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踰年生有尙，姪十二月，踰年生淑順，一歲又生有功，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數擧，蹙顧諸婢曰：吾爲多子苦。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曰：飲此，後姪不數矣。孺人舉之，盡暗不能言。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諸兒見家人泣，則隨之泣，然猶以爲母寢也。傷哉。於是家人延畫工畫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姊，以二子肖母也。孺人諱桂，外曾祖諱明，外祖諱行，太學生。母何氏，世居吳家橋，去縣城東南三十里。由千墩浦而南，直橋並小港，以東，居人環聚，盡周氏也。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資雄，敦尙簡實，與人媿媿說村中語。見子弟甥姪無不愛。孺人之吳家橋，則治木，入城則緝繡，燈火熒熒，每至夜分，外祖不日使人問遺。孺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冬月，鑪火炭屑，使婢子爲團，累累暴階下，室靡棄物。家無閒人，兒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綉綴不輟。戶外灑然，遇僮奴有恩，雖至箠楚，皆不忍有後言。吳家橋歲致魚蟹餅餌，率人人得食。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皆喜。有光七

歲與從兄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從兄輒留，有光意戀，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覺寢，促有光暗誦孝經，卽熟讀無一字，翻齋乃喜。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病，舅母卒，四姨歸顧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與二舅存。孺人死十一年，大姊歸王三接，孺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補學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愛之益念。孺人中夜與其婦泣追惟一二，彷彿如昨，餘則茫然矣。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

純用白描法，令無母之人讀之，自然淚落潑下，眞血性文字也。○張皋文先生先妣事略，與此相類，然微有不逮者，非天性之不如，蓋文字稍亞耳。學者宜參閱之。

【說經鏗鏗法】適用於釋經解字之文，貴簡鍊精，當宜明古經師家法，忌凌雜無序。

易繫辭傳節錄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



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治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

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此十數節，包括修己治人之綱，關係人情物理之要，可作座右銘，可作家庭訓，宜終身熟讀之。○易曰：憧憧往來，四節，係逐層脫卸法，因往來而言日月寒暑，因屈信而言尺蠖龍蛇，因崇德而言德之盛也，意義一層深一層。○說易最忌支離，如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程子謂若以後儒釋之，必以卦象如何分配，而夫子僅言隼者禽也云云，可見不必拘於象數矣。○小人不恥不仁節，八不字八種用法，較之論語不憤不啓，左傳不備不虞，尤爲奇特，此造句變化法之最神奇者。○幾字爲人生最要之事，能知心幾，然後能知事幾，故心幾不靈警者，不足以治事，不足以閱世而觀人，治心幾當奈何，讀書窮理而已。

### 孟子小弁章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凡說經之文，莫妙於用分疏法，此文第二第四節皆用分疏，故清晰靈警。○孟子得曾子子思之傳，最深於詩學，讀咸丘蒙章可見。

### 許叔重說文解字敘

敘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

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爲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繇、飾僞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遠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曰又萬品、曰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曰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寢多也、箸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曰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靡有同焉。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百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二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指、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及宣王大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曰古文、厥意可得而說、其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爲七國、田疇異晦、車涂異軌、律令異凜、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秦燒滅詩書、滌除舊典、大發吏卒、興戍役、官獄職務、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艸書、尉律學、僅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史、又曰八體試之、郡移大史并課、取者曰爲尙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今雖有尉律不課、小學不修、莫達其說久矣。孝宣皇帝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曰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采曰作訓纂篇、凡倉頡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羣書所載、略存之矣。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曰

爲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卽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左書、卽秦隸書、五曰繆篆、所曰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曰書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尙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卽莽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叵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而世人大共非訾、曰爲好奇者也、故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曰耀於世、諸生競逐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爲倉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乃猥曰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說律、至曰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俗儒鄙夫、覩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覩字例之條、怪舊執而善野言、曰其所知爲祕妙、究洞聖人之微指、又見倉頡篇中、幼子承詔、因曰古帝之所作也、其辭有神僊之術焉、其迷誤不諭、豈不悖哉、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矣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己私、是非無正、巧說妄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莽人所曰垂、後後人所曰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嘖、而不可亂也、今敘篆文、合曰古籀、博采通人、至於小大、信而有證、稽譏其說、將曰理羣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指、分別部居、不相雜廁也、萬物咸覩、靡不兼載、厥誼不昭、爰明曰諭、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其於所不知、蓋闕如也、

歷敘源流、自然古質、○叔重是書、蓋象易而作、故以一字冠於編、而解之曰、惟初太極、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蓋窮理盡性之書也、後學解字、必須有益於身心世道、兼被於實用、方爲許氏家法、

潘鳳洲倉頡作書始於甲子說

倉頡作書始於甲子。此悠謬之說也。許氏說文解字敘曰：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瀆於地，眡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曰垂憲象。又曰：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遠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目爰萬品，曰察。蓋取諸夫，其言本易傳，見上古聖人易結繩之治，畫卦與作書同原，無可疑者。甲象人頭，子象小兒形，見之鐘鼎彝器者，甲或作子，子或作甲，書契之初，必從簡易，斷爲最初之古文，則可必執二文謂倉史作書造端於此，不應制字之首，舍仰觀俯察而先近取諸身者也。然則倉頡作書，宜何始？曰：始於一者何也？卽伏羲畫卦之一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目之清，地目之平，說文注不字曰：一爲天，注全字曰：一爲地，皆古古相傳之學，蓋一者易之奇，是爲乾元，乾元入坤，成既濟定，乾元用九，乃見天則，說文注曰：惟初大始，道立於一，非始於一，萬事萬物未繇推見，且甲子者陰陽之用，易有大極，是生兩儀，未有一不能有一，未有一不能有一，陰陽畫卦與書契時有先後，聖有作述而已，非二本也，或以鷓冠異說，倉頡作書始於甲子，欲段大撓制憲，依附證成，則隸首作數，與倉頡大撓同時，憲必出於數，數必出於一言，作書始於一，合於庖羲之易，合於孔子之大傳，合於周官保氏六書之學，合於許氏所受兩漢經師之傳，亦合於治憲作數，言作書始於甲子，不合於經，不合於傳，不合於禮，不合於家法，并不合於時憲算數。

說經之文，最忌迂拘複疊，此文爽利無比，可一破拘攣之習。○經學家文集，以阮芸臺學經室集、段懋堂經韻樓集爲最次，則錢竹汀潛研堂集、孫淵如問字堂集，又王蘭泉所選湖海文傳，均佳，讀之可得門徑。

### 屠蔚芝孟子大義序

聖賢之士，所以栖栖皇皇，不惜以其一身爲犧牲者，志在救民而已矣。孟子一書，尊民之學也。其言曰：民爲貴，社稷次之。

君爲輕、天下可愛者民、可畏者民、可親可寶者民、養君惟民、保君亦惟民、是故民以君爲天、而國以民爲本、後世人主不知此誼、於是乎虐民殄民、戕賊其民、吸民之脂膏、椎民之骨髓、以殺其民、此亡國破家所以相隨屬也、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見負版者則式之、此尊民之學也、孟子願學孔子、故一以尊民爲旨、而又大暢厥辭、昔者孔子慨想大同之世、喟然歎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而孟子則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志在救民而已矣。

堯舜之道、孝弟爲先、儒者之義、出處進退爲大、孟子論虞舜之孝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大孝終身慕父母、又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蓋孟子得曾子之傳者也、曾子守身以事親者也、孟子本大孝立孝之旨、而發揮其宏綱、故言孝弟者必以孟子爲本、孝弟者生機也、人道之所以生生而不息也、孟子又得子思之傳者也、子思子氣節最嚴、出處進退之間、懷乎不少假借、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孟子私淑子思、故曰、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子思有壁立萬仞之氣概、孟子有泰山巖巖之精神、是故言出處進退者必以孟子爲本、士未有不講出處進退之大義、而見齒於儒林者也。

政治之學、當世無可與言者、則尙友古人而聽其詔語、不仁者可與言哉、孺子一歌、滄浪渺然、情韻夔絕、天下之至道、亦天下之至文也、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何其言之恕也、曰旣不能令、又不受命、何其言之悲也、曰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何其言之礪齒也、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何其言之恫心也、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民命之重於天地間、當何如、戰國時人君、專務辟土地、充府庫、視民命若土、直若草芥、故孟

子特痛哭流涕長太息言之嗚呼及是時明其政刑及是時般樂怠教同此時也而求禍求福判如霄壤在此心一轉移之間耳是故言政治學者必以孟子爲本

司馬遷曰孟子述唐虞三代之德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作孟子七篇蓋公孫丑萬章皆爲孟子高弟孔門之徒三千傳嬗最衆孟門弟子不及孔門佐成七篇之書者厥惟二子今讀公孫丑篇知言養氣皆孟子生平得力之所在萬章一篇首揭人倫推崇虞舜至矣盡矣繼乃言唐虞三代相與禪讓授受之理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天視民視天聽民聽謳歌訟獄悉順民心剖析精微折衷至當而廓然大公之氣象令人神游皇古之間古之人蓋未有能道之者辨義之學斯爲極則然則孟子固精義以入神而公孫萬章之徒其學識亦不可及哉

告子一篇言心性仁義之辨而牛山之木章直揭良心魚我所欲章直揭本心盡心一篇言盡心知性之學而不學不慮章直揭良知良能宋陸氏象山之學直指本心明王氏陽明之學專致良知本所心得各樹一幟而論者謂性理也心兼理氣者也若專以心之靈氣爲主期於一超頓悟則於釋氏之光明寂照所謂心之精神是謂之聖者殆無所異恐非孟氏立教之本意或且屏絕之以爲不得與於儒家之列不知世有乞墻之齊人龍斷之市僧雞鳴而起孳孳爲利其心縱極卑鄙齷齪然苟闔戶而詔以良心所在則未有不面赤汗下悚然悔悟者然則本心之呈露良知之發見其有功於世道固非細也竊以爲陸氏王氏之學不得謂非孟子之支與流裔且世固有崇拜陽明而國以寢強者矣通人達士必不黨同伐異而自隘其門牆也

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又曰由堯舜至於湯由湯至於文王由文王至於孔子皆五百有餘歲由孔子而來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蓋孟子之意以其學直紹孔子而司馬

遷則曰、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名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是司馬氏之意、欲以史記紹孔子、則近於妄矣、余嘗謂自古聖賢、皆躬膺道統之寄、與夫名世之助、亦非必以五百年爲定、周易六子卦、以乾坤爲主卦、六十四卦、以八卦爲主卦、而每卦又各自有其主爻、元會之運適然、云五百年者、其大較耳、孟子曰、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數百年後、有韓子、得孟子之傳者也、又數百年、有周程張朱諸子、亦得孟子之傳者也、道之所在、卽屬聖賢之統系、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與鳥可以妄自菲薄乎哉、

本朱子輯孟子要略之意、發爲文章、頗有灑氣流行之概、孟子自述其宗旨、不過曰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世有能傳孟子之學說者、吾國其庶幾乎、○拙著大學中庸大義序、亦能深入理奧、以其蹊徑較高、故未錄、

【逸趣橫生法】

適用於紀人敘事小品之文、大文中、偶爾插入、亦可以天然爲主、忌俚俗、

左傳大棘之戰、宣公二年

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狡、輅、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黻也、一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一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目、瞞其腹、棄甲而復、子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尙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



方存之先生云、此篇敍華元之賞不公而刑不當、辱國貽羞、而猶不知恥、非美其有度量也、余按此文分三段、極詭之趣、妙在能隨地生波、於此可悟遊名園者、所謂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以其隨景而異也、能得此法、自然因境生情、有無限變幻之態、

左傳楚子伐蕭宣公十二年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簪、井而拯之、若爲茅、經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

吳摯甫先生云、民逃其上曰潰、潰者、民無固志也、只此一字、而蕭見滅之故可知矣、追序無社一事、而蕭潰之狀可知矣、余按還無社一段、如天外飛來、寫足蕭人之無鬥志、叔展問答、奇峭詭誕之至、爲隱語之祖、○此文應分三段、第一段書蕭潰之原因、在殺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第二段見楚國軍心之固、第三段見蕭人軍心之不固、天然映射、史記滑稽列傳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爲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竝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

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齋。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甌。篋。滿。篝。汗。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齋。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悅。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舂。講。鞠。臚。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唱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爲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

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槨、榿楓豫章爲題湊、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宰、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爲之奈何、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壘竈爲椁、銅歷爲棺、齏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卽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貧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昧、枉法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

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爲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卽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糜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

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卽欲就之。易爲漆耳。願難爲陸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昔人謂此傳一層深一層。髡語舌辯之雄。不必有裨於國。孟語篤友誼於死生。節俠之流。旃語乃得忠厚之意。余謂此傳不過寓言耳。卽有實事。亦係子長點綴成之。蓋兼洗洋恣肆之法。若刻舟求劍。則陋矣。○總冒極奇。見滑稽者流。未嘗不有益於世道。而諷諫之旨。未嘗非六藝之支流。惟其爲極諧之文。故以極莊者冠之。○甌窳滿車四句。二字爲韻。創調。○優孟之仰天大哭。與淳于髡之仰天大笑。遙相應。○優孟一歌不成歌。亦不成文。豈荀子成相篇之遺歟。可謂奇絕。○漢書東方朔傳。機鋒百出。曾文正極賞之。余以爲朔傳亦滑稽極矣。似不及此傳之空靈。學者宜參攷。

### 唐蔚芝孟子滕文公篇大義

治國家之道奈何。曰善審天下之音。屏虛務實。無喜獲禽。苟希獲禽。則攘雞之人。至哇鵝之人。亦至。一或者不達。告之曰。余幼讀滕文公篇。問爲國章。孟子答以井田學校之制。中心躍然以喜。以爲孟子之道。庶幾得行。滕之新國。庶幾可建。乃讀許行章以後。闕然不聞有興革之事。則又歎文公爲異說所惑。而痛恨許行不置。至今猶怏怏不懌也。且夫聖人之治天下。實事求是而已矣。若好虛聲而忘實事。國其危矣。許行爲神農之言。以爲高出於堯舜。爲竝耕之說。以爲可破君子治野人。野人養君子之論。文公雖賢君。因其持說之高。遂不免爲所蠱惑。聖賢豪傑。經營一事。數年而不足。而庸夫俗子。一二言敗壞之而有餘。由是而性學晦也。井田廢也。學校輟也。先王之經大法。於是而墜地也。平等之

說張而無等之論且日滋也。且夫虛僞之士，未有不謀利者也。虛僞而好詭遇，所謂枉尋直尺是也。虛僞而以順爲正，所謂妾婦之道是也。虛僞而好鑽營，所謂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是也。虛僞而好破壞，所謂毀瓦畫墁是也。如是而可以行王政乎哉？孟子卓立乎戰國策士之中，一齊人之傳，不敵衆楚人南蠻之咻。當時也，脅肩諂笑，未同而言者，皆竊笑其旁也。橫征苛斂，競爲非義者，皆擠排之而不息其喙也。於是慨然曰：是益天下皆禽獸也。是園囿汗池沛澤多而禽獸至也。是得禽獸若邱陵也。是人近於禽獸而禽獸偪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爲此輩而發也。且夫虛僞如陳仲子者，其人可以爲廉士乎哉？與螻爭食，其行下同於蛆，蛙鵝之肉，而傷天之性，使天下皆若而人者，是相率而爲僞者也。是道其民而出於無用者也。此趙威后之所以欲殺之也。且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聖人靜居天地之中，觀察乎萬物形形色色之狀，就其中之走者，定其名曰獸，而又別之曰若虎也。若豹也。若犀也。若象也。若狐狸也。若牛羊也。若豚也。就其中之飛者，定其名曰禽，而又別之曰一禽也。十禽也。若馱舌也。若雞也。若鵝也。就其中之至靈而可貴者，定其名曰人，而又別之曰若君子也。若野人也。若諸夏也。若蠻夷也。若諸侯也。若處士也。若丈夫也。若女子也。若妾也。若婦也。且夫君子所惡於妾婦之道者，惡其巧言如簧也。畏其舌也。張儀之言曰：吾之舌尚存乎？是故君子於禽獸之中，所深惡而痛疾者曰馱舌。於人類之中，所深惡而痛疾者曰妾婦之道之舌。爲其聲之惡而亂是非也。且夫意者心之音也。風之自也。至微也。而至顯也。至隱也。而至彰也。聖人欲察天下之意，必審天下之音。因天下之音，乃可以知天下之意。意之發而爲言，曰言。必稱堯舜。曰爲神農之言。曰楊朱墨翟之言。又曰：天下之言，天下之言不同。天下之意萬殊也。言者又意之表也。其性善者，其音和其音和者，其言明且清。其人可用。其國家可治。此百不失一者也。其志惡者，其音囂。其音囂者，其言浮以雜。其人不可用。其國家必亂。此百不失一者也。其君雖賢，其在王

所者長幼卑尊皆非懷好音者則虛僞之聲得以入其意皆馳於虛無縹緲之域其言皆驚於詖淫邪遁之途而其國必不可以治此亦百不失一者也孟子卓立乎處士橫議之中發其正大之音如鳳凰之鳴於岐山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將以息天下之惡聲也吾故謂治國家者在善審天下之音屏虛務實無喜獲禽且夫獲哇鵝之士隱居井上下飲黃泉其害猶可止也獲攘雞之士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狼戾以攘奪於民其害不可言也然而風會所趨天下士大夫皆下喬木而入幽谷矣蓋駢駢之音相淆亂而嚶嚶之音不可聞矣

文境談詭氣可排山古人所謂燃犀照渚萬怪惶惑者也說經之文用此法尤不易得○救國之道實事求是而已

此四字見漢書河間獻王傳

實事者務事實也求是者求真是而不惑於似是之非也苟主張虛僞之學說則一身不可救藥浸至

一國不可救藥矣此篇之大意如此○以且夫作線索係仿賈生過秦論於是二字韓文公原道今也二字之法其要在言有序不善學之則凌亂矣

# 國文經緯貫通大義卷四

太倉唐文治蔚芝講授

【短兵相接法】適用於刑名家法律家  
之文宜詰屈忌氣促

公羊傳春王正月隱公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爲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隱賤桓貴、未知何據、而筆自蒼辣、王者謂文王、尤見何休說黜周王魯之謬、○此文當與穀梁傳比較、宜注意、

穀梁傳春王正月隱公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爲公也、君之不取爲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弑之、則桓惡矣、桓弑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旣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

也。兄弟天倫也。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詞嚴義正、筆挾風霜、其以讓桓為不正、更如老吏斷獄、斬釘截鐵、鄭君稱穀梁善於經、其斯之謂乎、

穀梁傳鄭伯克段于鄆隱公元年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眾也、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為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為弟也、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于鄆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為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鄭莊公為人、無君無母無弟、而又事事出以作偽、得此生辣之筆、以正其罪、千秋而後、大義凜然矣、○左傳中短兵相接法甚多、如衛文公大布之衣、齊侯與蔡姬乘舟於囿、臧文仲聞六與蓼滅等皆是、宜參考之、

國策三國攻秦

三國攻秦、入函谷、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池而問焉、王召公子池而問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卒使公子池以三城講於三國、三國之兵乃退、



樓緩明知三城之當割、故卸其職於公子池、公子池明明以利害比較、乃偏不說出、故以講不講兩層、爲按而不斷之語、而兩害取輕之意、使秦王當下自悟、自己說出、寥寥數語、作作有芒、雖係短兵、而語氣皆含遠神、可謂能品、  
國策趙威后問齊使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爲人哀鰥寡、卹孤獨、振窮困、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尙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

此皆政治中之要義、而出以極生辣之筆、令人但覺其可畏、不知其有深意存焉、此文家大變化法也、○論於陵子仲語、與孟子義相合、尤爲特識、

史記商君列傳節錄

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

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皋、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

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尙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爲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殺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不如一士之諤、武王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此五殺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峻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

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禮、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過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權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鬪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尙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尙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

短兵相接之法、於法律家辯難、最爲相宜、此文專用此法、故覺倔強有致、惜後半趙良語、乏精采耳。

### 韓退之獲麟解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恆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滿腹牢騷意、加以倔強筆出之、異哉此文之靈也、人亦不能知也。

### 韓退之雜說三

談生之爲崔、田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其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

不來者之所爲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俱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卽有平脅曼膚、顏如渥丹、美而很者、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邪、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爲不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余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詩曰、日之夕矣、牛羊下來、今牛羊下來矣、有貌禽而心人者乎、嗚呼、貌人而心禽、豈不可畏哉、此文發其奧義、可以處世矣、

雜說四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祗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枥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奴隸而欲求千里馬、未可責奴隸也、其心固至善也、惟千里馬而常遇奴隸、伏櫪悲鳴、實爲千古可痛之事耳、居上位者、其慎察之、

【光怪離奇法】適用於敘事比喻之文理想務須奇特宜意在言外忌晦滯

莊子秋水篇節錄

夔。憐。虻。虻。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虻。曰。吾。以。一。足。踰。蹕。而。行。予。无。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虻。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虻。謂。蛇。曰。吾。以。衆。

足。行。而。不。及。子。之。无。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无。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鱸。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此言養氣之道、本於無爲也、朱子調息箴曰、網緼闔關、其妙無窮、孰其尸之、不幸之功、無爲之謂也、老子道德經曰、專氣致柔、能嬰兒乎、若計較於小勝大勝之間、已落第二乘矣、

莊子徐无鬼篇節錄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鬣。自。以。爲。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說。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无。所。甚。親。无。所。甚。疏。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

道家用功之要、墮肢體、窒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則真人是矣、若三者之中、以域進、以域退、處危險之地、而猶沾沾自得、豕虱爲尤可憐已、

韓退之送窮文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爲船、載糗輿糒、牛繫輓下、引帆上檣、三指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

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糧、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盃、子啜一觴、攜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曠風、與電爭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音聲、若嘯若啼、若歛若嚶、毛髮盡豎、竦肩縮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於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熱爍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朝齋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間於子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龔臭香、糗糧可捐、單獨一身、誰爲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不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旣露、敢不迴避、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爲真不知也、邪、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握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爲姦欺、不忍害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讎冤、凡此五鬼、爲吾五患、飢我寒我、興訛造訛、能使我迷人、莫能問、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跟、偃仆抵掌、頓脚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爲、驅我令去、小黠大癡、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時、乃與天通、攜持琬琰、易一羊皮、飫於肥甘、慕彼糠糜、天下知子、誰過於余、雖遭斥逐、不忍子疏、謂子不信、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座。

因逐貧而託爲鬼詞、因鬼詞而思出五鬼、因五鬼而思出送鬼、因送鬼而思出五鬼之不肯去、自悲而加自負、筆如龍蛇捉不住、可謂神矣、○張文潛曰、公送窮文、蓋出子雲逐貧賦、然文采過逐貧矣、余謂此文所以勝逐貧者、惟其

驅使富點綴奇也、使文人而果得上五鬼相隨、何患不傳、

### 柳子厚乞巧文

柳子夜歸自外、庭有設祠者、饗餌馨香、蔬果交羅、插竹垂綵、剖瓜犬牙、且拜且祈、怪而問焉、女隸進曰、今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去蹇拙、手目開利、組紉縫製、將無滯於心焉、爲是禱也、柳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大拙、倘可因是以求去之、乃纓弁束衽、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僂僂將事、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天孫、專巧於天、轆轤璇璣、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以臨下民、欽聖靈仰光耀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獨得、貞卜於元龜、將蹈石梁、款天津、僂於神夫、於漢之濱、兩旗開張、中星耀芒、靈氣翕歛、茲辰之良、幸而弭節、薄游民間、臨臣之庭、曲聽臣言、臣有大拙、智所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乾坤之量、包含海岳、臣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適於埤、蝸休於殼、龜鼈螺蚌、皆有所伏、臣物之靈、進退惟辱、仿佯爲狂、局束爲諂、吁吁爲詐、坦坦爲忝、他人有身、動必得宜、周旋獲笑、顛倒逢嘻、己所尊、呢人或怒之、變情徇勢、射利抵幟、中心甚憎、爲彼所奇、忍仇佯喜、悅譽遷隨、胡執臣心、常使不移、反人是己、曾不惕疑、貶名絕命、不負所知、拊嘲似傲、貴者啓齒、臣旁震驚、彼且不恥、叩稽匍匐、言語譎詭、令臣縮慙、彼則大喜、臣若效之、噴怒叢已、彼誠大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狂吠狴犴、臣到百步、喉喘顛汗、睚眦逆走、魄遁神叛、欣欣巧夫、徐入縱誕、毛羣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昏險、擬步如漆、左低右昂、鬪冒衝突、鬼神恐悸、聖智危慄、淚焉直透、所至如一、是獨何工、縱橫不恤、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獨齎於臣、恆使玷黜、沓沓褻褻、恣口所言、迎知喜惡、默測憎憐、搖唇一發、徑中心原、膠加鉗夾、誓死無遷、探心扼膽、踊躍拘牽、彼雖佯退、胡可得旃、獨結臣舌、暗抑銜冤、孽背流血、一辭莫宣、胡爲賦授、有此奇偏、眩耀爲文、瑣碎排偶、拙黃對白、吟哢飛走、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宮沈羽振、笙簧觸手、

觀者舞悅、誇談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器昏莽鹵、樸鈍枯朽、不期一時、以俟悠久、旁羅萬金、不鬻弊帚、跪呈豪傑、投棄不有、眉瞠頰蹙、喙唾胸歐、大報而歸、填恨低首、天孫司巧、而窮臣若是、卒不余畀、獨何酷歟、敢願聖靈、悔禍矜臣、獨艱付與、姿媚易臣、頑顏鑿臣、方心規以大圓、拔去啞舌、納以工言、文詞婉輒、步武輕便、齒牙饒美、眉睫增妍、突梯卷鬣、爲世所賢、公侯卿士、五步十連、彼獨何人、長享終天、言訖、又再拜稽首、俯伏以俟、至夜半、不得命、疲極而睡、見有青襲朱裳、手持絳節而來、告曰、天孫告汝、汝詞良苦、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而行、嫉彼不爲、汝之所欲、汝自可期、胡不爲之、而誑我爲、汝唯知恥、諂貌淫辭、寧辱不貴、自適其宜、中心已定、胡妄而祈、堅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爲大、失不污卑、凡吾所有、不敢汝施、致命而昇、汝慎勿疑、嗚呼、天之所命、不可中革、泣拜欣受、初悲後懌、抱拙終身、以死誰惕、

與送窮文同工異曲、才氣縱橫、神光燦爛、天孫爲織雲錦裳矣、使宋以後人爲之、恐不能到此、

唐蔚芝說龍

自太極既判、馮翼肇分、烟烟熅熅、庶類混成、大瀛海環其外、裨海環其中、驚流駭碣、洄澗無窮、望洋向若、不知西東、中有靈物、厥名曰龍、時則宓羲當陽、蹠迹記迹、龍爰負圖、以獻通神明類萬物、而八卦以成、肇造文字、龍爲功臣、太皞氏嘉迺丕績、以龍紀官、故爲龍師、而龍名虞夏禪代、鴻水湯湯、下民昏墊、已溺斯傷、龍迺奮翼、周歷河海、大禹因之、曳銜並匿、當殷之際、首陽有仁人、雲龍相從、得名益彰、而龍見於西山、孔子見老聃、問禮訪道、驚怖其言、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而龍再見於函谷之關、當是時、葉公頗好龍、遣客鉤致、將以象之、龍曰、庸子不足與共事、立謝、客騶颺慕其名、莫能見、爲文以雕畫之、終不得其真焉、秦有祖龍、燔燒詩書、毒痛四海、龍迺歎曰、嗟乎、世有冒我名、以讎儒士者乎、遂蟄伏不出、時有譚封禪者、或諛之曰、黃龍、或頌之曰、青龍、蒼龍、以推五德終始之運、而劉季者、故武人、以貌隆準、謬附



於龍種與敍譜牒。龍惡其溷。韜晦惟恐不深。東漢之季。龍益高。臥是後樓船駕櫓。舟師大興。伏波騰沸。龍更厭棄世俗。或潛於地。中海太平洋中。不意祖冲之千里船。又至。蚩霧橫飛。驚靈震空。神州赤縣。幾莫能容。龍遂訪北溟之鯤。天池之鵬。將偕隱於太空。一出一入。泛濫鴻濛。一鱗一爪。靡闕其蹤。而世之耳食者。遂謂三代以上有龍。三代以下無龍。中國以內有龍。中國以外無龍。君子曰。時之爲義大矣哉。天降時雨。山川出雲。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有開必先。品物流形。本天本地。各以其親。聖君賢相。六位時成。而龍於是乎見焉。其見也時也。龍無容心也。不幸而時丁否塞。宇宙晦盲。茫茫大地。知我無人。觀雷觀火。爲益爲盈。尺蠖之屈。利用安身。而龍於是乎隱焉。其隱也時也。龍無容心也。因其見而世知之。因其隱而世莫知之。知之而以爲有。莫知之而以爲無者。亦時也。而龍無容心也。世無可易。則不易乎世。名無可成。則不成乎名。若歲大旱而霖雨終弗施者。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是龍之德也。非龍之悖時也。而龍無容心也。同心之言。則同類相求。重明麗正。則同明相照。世有聖人。首出庶物。黃河條清。陰陽不測。遂躡雲梯。橫奮八極。不崇朝而萬彙被其闡澤者。亦龍之德也。非龍之趨時也。而龍無容心也。易曰。終日乾乾。與時偕行。又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龍乎。龍乎。其知時乎。時之爲義大矣哉。

此文自謂仿毛穎傳。而不能逮其古雅。後半篇乃自負之意。初學讀之。卻可以開發心思。增壯才氣。

【倒捲珠簾法】適用於敘事說理之文宜  
緣案分明。忌凌雜無序

左傳晏平仲論踊踴貴屨賤昭公三年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太

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綰經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屢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煨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愒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且不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胙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胙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胙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褊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塹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履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可不

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此文因平仲叔向論齊晉皆季世、而先以婚姻之事爲辭、此倒捲法也、平仲與景公論踊貴履賤、當敍在前、乃與叔向先言之、而追敍更宅之事、此倒捲法也、及平仲自晉反、乃又敍更宅之事、則又賓中之賓也、至賓中之主、則論踊貴履賤而已、悟得此法、則無論倒捲斜捲、參差錯落、皆成至文、○起處何等堂皇、中後何等衰颯、中間言民歸陳氏、末卽以陳桓子作結、見其勢力之大、讀之曷勝慨然、

### 韓退之送高閑上人序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一。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弈。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徒。業。者。皆。不。造。其。堂。不。嚙。其。馘。者。也。一。往。時。張。旭。善。艸。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艸。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艸。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靈。霹。靂。歌。舞。戰。鬪。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一。今。閑。之。於。艸。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爲。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鎔。銖。情。炎。於。中。利。欲。鬪。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圖。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爲。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頽。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此文以常人爲之、必先敍高閑喜艸書、再敍其近於張旭、再勉其不外慕徒業、然後能神完而守固、乃退之以倒捲珠簾法行之、先言神完守固、次言不外慕徒業、次入張旭、次入高閑之艸書、不如旭、文便處處得力、而勉勵高閑之

意自在言外、亦可謂神品矣、至其氣之蒼茫突兀、凌厲無前、猶爲餘事、

唐蔚芝大孝終身慕父母義

慕愛情也、愛情之發、不衷於性、則有流蕩忘返而不止者、吾得而推慕之情、致慕之紛、慕少艾、慕妻子、慕君、慕祿位、慕壽富、貪夫慕財、烈士慕名、農家慕收、商家慕賄、雞鳴而起、日入而息、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日奔聘於嗜欲之中、天性汨滴而無所復存、夫是之謂雜慕、於是、有矯雜慕之害者、以爲天者人始、父母者人本、禮義作則、莠乎天真、教育萌、概肇於家庭、繇是敷曲禮之訓、循內則之文、櫛繼筭總、措笏端紳、曰如有慕也、庸詎知后王命冢宰、降德於衆兆民者、皆基於至誠而不系乎繁文、苟不揣其本而齊其末、進而弗敬、溫而弗柔、則將率天下以爲僞、戕賊人性以爲仁義、夫是之謂浮慕、於是、有矯浮慕之弊者、以爲能貴返乎不學、知宜探乎不慮、收視返聽、吾性吾情、軒豁呈露、是故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吾心知有愛、而慕生焉、嚴威儼恪、語必以時、或先或後、兢兢扶持、吾心知有敬、而慕生焉、願往往不能持之以恆、譬諸爲電爲火、成俄頃之光明、舉凡天下之形形色色、口之於味、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皆足以移吾慕父母之心、幼而粹然、長而昧焉、入而壯然、出而忘焉、有俶而靡終、父母縱諒之乎、將何所倚賴以永其天年、夫是之謂無恆之慕、君子於是返之於初、元氣起於子、裏姪於已、憚焉無所知也、及夫墜地呱呱、是聲胥五洲而皆同、故夫東海北海、西海南海、此心此理、放而皆準、形旣生焉、神發知焉、五性森然而覺生焉、而感生焉、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願我復我、當其拊畜長育、願復之時、其慕不自知也、條而煦、條而緣、督我、伊而鞭、督我、俄而誥、誥我、當其煦、督我、鞭我、督我、當其拊畜長育、願復之時、其慕莫能名也、夫是之謂赤子之慕、君子於是繼之以學、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此始離父母之時也、而慕未嘗漓也、十有三年、成童舞勺、二十而學禮、三十而博學無

方四十而方物出謀發慮、五十而服官政、離父母日遠矣、然而方其處也、固慕父母之時也、及其出也、尤慕父母之時也、思慮之萌、依依於几杖也、夢魂之越、戀戀於庭闈也、恍兮如見吾親也、醒兮感極而涕零也、恍天時之寒燠而謀所適也、審人事之變遷而擇所安也、念生活之艱劬、奉養之或缺、而知吾親之憂思而莫殫也、夫是之謂中年之慕。君子於是。要之以終。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三年之慕、無待言已、至於霜露既降、履之必有悽愴之心、此悽愴之心何心也、雨露既濡、履之必有怵惕之心、此怵惕之心何心也、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所嗜、人生而得天幸、當亟於其逮存之日思之、若既不幸矣、充其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之心、直無往而不見吾父母、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愛慤著存、松楸瞻拜、恆有涕泣而不自已者、此又何心也、夫是之謂終身之慕。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曰、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蓋孺子之心、發現乎踊、其慕父母也、以踊始、故生人之事、父母也以踊終、以踊始者、愛也、以踊終者、愛盡而不能復從、於是爲極哀、而其自少至老、層累曲折之數、則皆隨良心之消長、以爲轉移、故夫慕者、孺子之心也、聖人因孺子之心、以制爲禮、使天下皆生慕父母之心、而其盡一己之良心、必先提撕警覺、以存之、譬諸父母喜而吾喜焉、父母憂而吾憂焉、得一衣而先父母焉、得一食而先父母焉、此至微不至之慕思、而聖人常兢兢於此者、蓋以教孝之大源、務嚴誠僞之辨、惟因至誠之發、而察識之、而擴充之、推恩不賈、錫類以至於无窮、庶俾天下人子、咸有以遂其慕父母之情、而致其慕父母之實、夫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意在斯乎、夫是之謂大孝、終身慕父母。

先釋慕字、次釋慕父母、次釋終身慕父母、次釋大孝終身慕父母、此謂倒捲珠簾法、然必須縱橫變化、意義不窮、乃

佳若呆滯不靈，則索然無味矣。○此題余共有三篇，刊入孝經大義中，惟本法則僅有一篇，宜參攷之。○本法最宜於說經，譬如周易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論，宜先釋位字，次釋出其位，次釋不出其位，然如何能不出其位，要在有以深思之，如何能思不出其位，要在用良象以定之，故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又如孟子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論，當先言天下宜統一次言求統一者不知仁義，乃事殺人，次言殺人日多，乃嗜殺人，次言惟仁人君子能不嗜殺人，然不嗜殺人，要非徒託空言，必須實有不忍人之政，故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如此逐層詮釋，更以大氣包舉之行文，方能得勢。

【布局神化法】

適用於紀人敘事之文，惟天資穎悟，方克臻此至學力精深熟極，則亦能爲之。

史記伯夷列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盡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

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一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絮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一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一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趣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此文劉海峯先生以爲神奇、以其所敘多不倫不類也、然以余觀之、並無奇奧之處、其命意不過尊孔而已、特揭明如下、○一起夫學者四句、因係列傳第一篇、故爲此大排場、固屬全篇總冒、實全書中之綫索、堯將遜位以下、引起讓字、至傳天下若斯之難也、一重頓、而說者曰、以下推開法、惜許由務光不得孔子之品題、太史公曰、三句、歸震川先生特賞之、見許由確有其人、何以不爲孔子所表章、其神光直射到末段、○孔子序列一段提筆法、醒出命意、以吳泰伯並提者、泰伯居世家之首、爲第一人、伯夷居列傳之首、亦爲第一人、皆以讓國傳者也、由此觀之、怨邪非邪、宕筆法、○或曰、以下、亦推開法、而尊孔意益見、獨引顏淵者、以孔子屢贊顏子也、夷跖並稱者、古書之例皆然、玩孟

子莊子可見、雜引論語成句、皆尊孔意、非不倫不類也。○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一段、用提筆法、潛氣內轉、至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即用孔子之言、揭出一名字、何等有力。○賈子曰以下、言士欲得名、必經孔子品題、皆尊孔意、巖穴之士以下、慨山林隱逸之士、未經孔子品題、因致湮沒不彰、深可痛惜、結處如神龍掉尾、神光直迴、拘許由務光一段、感嘆無窮、此爲天地間至文、然並無奇奧之旨也。○後世史書所以不及子長者、不獨格局板滯、蓋後人不過於本人本事敘述明白、而子長則於傳外別有命意、如此作是也。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節錄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旣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尙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禩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



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檄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榮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柄欲內圓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此傳更爲奇特、敍孟子事不過數行、其後不啻爲鄒衍作傳、何也、蓋天人古今之消息、俱於此傳矣、大九州發現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橫、以攻伐爲賢、爭奪相殺、遂無已時、故必以仁義道德救之、子長之特識也、總冒曰利誠亂之始、又曰夫子罕言利、常防其原也、嗚呼、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烏能見及此耶、龍門而後、誰能道其隻字、○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此卽物理學也、數千年後讀此傳、乃更覺有味、○以孟子荀卿作主、中包無數游說家、固屬奇文、益徵高識、

####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節錄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

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原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  
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閒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迥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辭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

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啜其醢、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鵬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三國以下史書、所以不及史記者、由布局呆滯也、史記則神化無方、如伯夷列傳、前後議論、列傳在中間、以其傳曰

三字點清、其爲舊史之傳歟、抑子長所作歟、不可知已、至屈原傳、則一段敘事、一段議論、用虛實相間法、其文義遙遙相承、尤爲列傳中之創格、讀本法三傳、可以悟史記變化之法、後來史家、雖歐陽永叔、亦不能逮也、○心害其能、害字下得辣、從國策韓魏嚴遂二人相害得來、讒人離間君子、祇須一二語、曰非我莫能爲也、而靈均死矣、小人舌鋒、可畏如此、○第二段吸收離騷之菁華、朗麗哀志、聲調千古獨絕、其文約數語、從易繫辭傳其稱名也、小數語得來、○人君無愚智賢不肖一段、是傳外意、結處連綰賈生、餘音嫋嫋、翔於虛廓之表、○傳贊丰神搖曳、與魏公子傳贊、同爲史記中絕調、○韓退之太學生何蕃傳中段、歐陽詹生言曰、至結尾、以傳論作傳文、亦係布局神化法、惟氣局較小、故本編未錄、閱者宜參考之、

【響遏行雲法】

各種文均適用、尤宜於典制金石之文、務求高遠、求厚、重、忌浮滑、

書秦誓篇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尙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旣愆、我尙有之、佗佗勇夫、射御不違、我尙不欲、惟截截善諛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隉、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

響遏行雲者、如鶴鳴九皋、鳳鳴朝陽、清音嘹亮、行雲若爲之停滯、彌覺有姿態也、此文後人以爲孔子知秦之將王、

故以之殿於典謨訓誥之後、此等讖緯之說、固不足信、惟吳季子觀樂、以秦聲爲夏聲、夏者大也、此文聲大而遠、實古書中不易得者、○穆公求賢若渴、託之理想之中、昧昧我思之一句、爲憑空提筆、其餘虛字旁邊圈處、皆屬摹繪思想、如見至誠之意、

詩縣篇

縣縣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周原膴膴、稊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宜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迺召司空、迺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揀之陜陜、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屨馮馮、百堵皆興、鼙鼓弗勝、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械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駟矣、維其喙矣、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子曰有疏、附子曰有先後、子曰有奔奏、子曰有禦侮、

孟子曰、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太王之德、愈韜晦而愈發祥、此詩爲周公所作、心知此意、故爲詩亦愈唱愈高、收筆硬住、更有千鈞之力、○謝疊山先生云、周原風雨所會、陰陽所和、泉甘土肥、郭景純所謂沖陽和陰、山高水深、蔚草茂林、雖烏喙苦荼、亦變而爲甘、太王所以卜居於此也、○禮記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故斯干詩曰、似

續妣祖、築室百堵、此詩作廟翼翼、卽尊祖敬宗之意、立室家者、皆當知之、楚茨詩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其可忽乎、詩皇矣篇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作之屏之。其藹其翳。脩之平之。其灌其柵。啓之辟之。其檉其楛。攘之剔之。其壓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蕭蕭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與上蘇篇格調同而帝謂文王數節局度整齊聲音乃益響亮作之屏之章與生民誕后稷之穡兩章古藻樸茂同爲文選詩之祖以其在京章及臨衝閑閑章更有浩浩落落之致

### 詩江漢篇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旃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江漢之濟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江漢常武二詩並稱而常武不及此詩之響亮具徵中興盛事○謝臺山先生云王國來極四方之諸侯來朝京師者再見王道同歸皇極極者標準也商頌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亦以京師爲四方之標準也○又云錫山土田必使召虎受賜於岐周用文武封康公之禮以待之於此見賞非宣王之賞如稟命於乃祖文武也功非召虎之功如受教於乃祖康公也召虎思文武之德思康公之德必能盡心竭力以報宣王之德矣三代令王不責臣子以事功惟勉臣子以忠孝本於人心天理而感動之也盤庚亦得此意

詩那篇

猗與那與、置我鞀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鞀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斲、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昔曾子居武城、讀商頌、聞之者淵淵然如聆金石之聲、蓋商以契之德、敬敷五教、功在人倫、傳十餘世、而得湯與伊尹、故其聲大而遠、余於讀詩提綱中已詳論之、讀此詩可見一斑。

詩玄鳥篇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糇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祈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此詩於商頌中、最爲響亮、以其選韻高也、長發殷武兩詩、已入選韻精純法、故不重錄。

左傳鄭子家與趙宣子書文公十七年

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父朝以蒧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



而再見于君、夷、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敵、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敵、賦、以、待、於、僚、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堵、池、爲、質、焉、

子產有辭、鄭國賴之、此書開子產之先、惟其理直氣壯、故其聲音極爲強硬、近人云、弱國無外交、豈其然哉、○或疑晉侯使呂相絕秦書、亦當入本法、不知非也、呂相絕秦書、可以謂之和、非以響取勝、故編入鐘鼓鏗鏘法、會心人自能知之、

### 韓退之祭河南張員外文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於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貞元十九、君爲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跼、君德渾剛、標高揭己、有不吾如、唾猶泥滓、余癡而狂、年未三紀、乘氣加人、無挾自恃、彼婉孌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我落陽山、以尹颺、猱君飄臨武、山林之牢、歲弊寒、凶雪虐、風鑿顛於馬下、我泗君、咷夜息、南山同臥、一席守隸、防夫、觚頂、交陌、洞庭、漫汗、黏天、無壁、風濤、相、中、作、霹、靈、追程、旨、進、颿、船、箭、激、南、上、湘、水、屈、氏、所、沈、二、妃、行、迷、淚、蹤、染、林、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一、君、止、於、縣、我、又、南、踰、把、餞、相、飲、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又、相、語、自、別、幾、時、遽、變、寒、暑、枕、臂、欹、眠、加、余、以、股、僕、來、告、言、虎、入、廐、處、無、敢、驚、遂、以、我、驥、去、君、云、是、物、不、駭、於、乘、虎、取、而、往、來、寅、其、徵、我、預、在、此、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一、余、出、嶺、中、君、埃、州、下、偕、揆、江、陵、非、余、望、者、郴、山、奇、變、其、水、清、瀉、泊、砂、倚、石、有、還、無、捨、衡、陽、放、酒、熊、咆、虎、曝、不、存、令、章、罰、籌、蝟、毛、委、舟、湘、

流。往。觀。南。嶽。雲。壁。潭。潭。穹。林。攸。擢。避。風。太。湖。七。日。鹿。角。鉤。登。大。鮎。怒。頰。豕。狗。鬪。盤。炙。酒。羣。奴。餘。咏。走。官。階。下。首。下。尻。高。下。馬。伏。塗。從。事。是。遭。予。徵。博。士。君。以。使。已。相。見。京。師。過。願。之。始。分。教。東。生。君。掾。雍。首。兩。都。相。望。於。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關。死。休。吞。不。復。宣。刑。官。屬。郎。引。章。許。奪。權。臣。不。愛。南。昌。是。幹。明。條。謹。獄。氓。獠。戶。歌。用。遷。滢。浦。爲。人。受。瘥。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蹇。竟。死。不。昇。孰。勸。爲。善。丞。相。南。討。余。辱。司。馬。議。兵。大。梁。走。出。洛。下。哭。不。憑。棺。奠。不。親。殮。不。撫。其。子。葬。不。送。野。望。君。傷。懷。有。隕。如。瀉。銘。君。之。績。納。石。壤。中。爰。及。祖。考。紀。德。事。功。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憾。不。余。鑒。衷。嗚。呼。哀。哉。尙。饗。

此文不入淒入心脾法、而入本法、何也、蓋因其生平憤懣之致、其音流於激烈、故覺愈唱愈高、讀者不當求其淒涼、當賞其激越也、至其敘述交誼至此、令人酸鼻、更可謂純篤之極矣、

歐陽永叔豐樂亭記

脩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而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潏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一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脩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一脩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

安、開、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凡作文必須愈唱愈高、不宜愈唱愈低、其人之富貴貧賤、窮通壽夭、皆可於文之聲音驗之、此文滌於五代干戈之際、一段兼奇峯特起法、而其音愈提愈高、如鳳凰鳴於寥廓、歐公生平性情事業、均屬不凡、於此可見、讀者學其文、當學其人也、

上海图书馆藏書



A541 212 0024 1009B

